

## 走出禁忌——近代中國女性的經期衛生 (1895-1949)\*

周春燕\*\*

月經，在傳統中國，除在醫籍中被簡短記述之外，社會上鮮少提及。近代因國勢日衰，知識分子從天演論中逐漸領悟到「強國強種」的道理，女體與國族間的關聯才受到重視，而被傳統中醫視為女性健康之鑰的月經，也成為人們討論的話題之一。隨著西方婦科知識的東傳，以及北京、上海等地女性雜誌之出現，西醫月經知識透過這些刊物輸入，傳統中醫的經絡血氣說日漸受到挑戰。這些刊物所引介的月經知識，從解剖生理出發，認為月經是生理的正常現象，而非不潔或邪惡的。其次，傳統中國因用水不便，再加上中醫主張經期應「避風寒」，許多女性在行經時並不沐浴；但西醫則從預防感染的角度，鼓勵女性從事外陰部清潔。再者，傳統中國婦女多以破布、粗糙的草紙來承接經血，西方新式月經用品的引入，逐漸讓這種情況有所改變。1920年代初，上海及杭州已出現經過消毒的改良式月經布；1920年代末，上海又出現強調以科學方式製造，經醫師推薦的新式衛生棉，及塞入型的月經

---

\* 本文初稿撰於2002年9月，原係修習博士課程的學期報告，其後陸續增補修改成此文。在撰寫及增補的過程中，承蒙林能士、呂芳上、張力、薛化元、劉維開等老師審閱、指正，此外，又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擋。這些新式的經期用品，雖為中國都會女性提供更舒適安全的選擇，但因價格不菲，普及性應該不高；倒是另一種以橡皮製成，用以固定布類或棉花的月經帶，因具有可清洗及重覆使用的優點，更符合多數婦女的需求，乃成為抗戰時期女性雜誌經常介紹的用品。總之，月經知識經過近代刊物介紹，與新式月經用品之傳入及其公開販售後，使得過去被視為禁忌的月經，逐漸走出禁忌的囹圄，並且成為公眾議題之一。

關鍵詞：經期衛生、天演論、女體、國族、沐浴、月經帶

## 一、前言

辛亥年(1911)12月，上海《婦女時報》第5號的封底刊登了一則引人注意的廣告。這則廣告不僅字數眾多，而且版面上還出現一名婦人的畫像，旁邊註明該婦人是「廣東補用知縣李義銓夫人」。文字內容則是李義銓為答謝某一婦科成藥的感謝函，聲稱其妻原本「血薄氣衰」、「身體孱弱」、「經期失調」，但服用該成藥後，竟「體健有力」、「面容光潤」，且「月信有序」。<sup>1</sup>其實，這類感謝函自清末以來，即經常出現在各大雜誌上，其內容多是患者感謝藥品公司的產品，治癒其氣血不足、月信失調、白帶、身體衰弱等病症的廣告。<sup>2</sup>這些出現頻繁的廣告看似無奇，但若仔細分析，則不難發現其背後至少隱含了三層意涵。以上列廣告為例：首先，中國婦女的婦科疾病似乎不少，因此才會有如此大的商機，造成眾多產品要來搶攻這個市場。其二，在女性地位一向低落的中國，婦女的生理健康竟成了商人廣告裡的一大賣點，顯示婦女的身體似乎已經逐漸受到重視。其三，在一向將女性月經視為禁忌的中國，竟有知識分子將自己妻子的這一隱疾公諸於雜誌上，似乎這時的月經已

<sup>1</sup> 《婦女時報》，第5號(上海，1911.12)，封底廣告。

<sup>2</sup> 如〈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藥丸〉，《東方雜誌》，第4卷第1期(上海，1907.01)，內頁廣告；〈五洲大藥房人造自來血〉，《申報》(上海)，1916年9月6日，3版；或參見黃克武，〈從申報醫藥廣告看民初上海的醫療文化與社會生活，1912-191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期(台北，1988.12)下冊，頁167-168。

有走出傳統藩籬的傾向。

事實上，中國自甲午戰敗後，知識分子深受刺激，嚴復(1854-1921)乃於光緒 21 年(1895)著手翻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的《天演論》，闡述「物競」、「天擇」、「弱肉強食」、「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等進化原理，呼籲國人「求變」以「救亡」，此說不僅影響日後的維新運動，同時也在近代引發一陣「強國強種」的風潮。<sup>3</sup>在此情況下，身負繁衍種族主要任務的女性，其身體健康逐漸受到重視，月經議題也因此受到關注。此後，隨著西方婦產科醫學的成熟，以及西風日益昌盛，許多相關知識與用品也隨之傳入，形成與傳統中國截然不同的局面。

前此，費俠莉(Charlette Furth)曾為文探討近代以前中醫對月經與女性血液的文化建構。<sup>4</sup>張志斌《古代中醫婦產科疾病史》則述及中醫各種月經病之診療。<sup>5</sup>另外，蔣竹山〈女體與戰爭〉一文，曾提及月經在古代厭勝術中的運用情況。<sup>6</sup>翁玲玲的〈漢人社會血餘論述初探：從不潔與禁忌談起〉，則以人類學田野調查的方式，探討臺灣漢人社會對於女性產後的產血及經血的態度。<sup>7</sup>而與本文比較相關的，應屬馮客(Frank Dikotter)所著 *Sex,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a* 一書，該書曾簡要提及傳統中醫的經絡血氣說，及近代中國對於月經、更年期的看法，並指出城鄉在使用經期衛生用品上的差異，其研究角度頗具

<sup>3</sup> 關於嚴復翻譯《天演論》在中國所造成的影響，可參見蔣夢麟，《西潮》(台北：世界書局，1960)，頁194；胡適，《四十自述》(上海：上海書店，1990)，頁93。另外，相關論文亦不少，如：郭正昭，〈達爾文主義與中國〉，收入張灝等編，《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晚清思想》(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0)，頁669-686；黃康顯，〈進化論思想與清末革命思潮〉，《近代中國》，第38期(台北，1983.12)，頁151-157；黃康顯，〈嚴復所承受赫胥黎的變的觀念：維新運動的原動力〉，《大陸雜誌》，第66卷第6期(台北：大陸雜誌社，1983.06)，頁28-38；黃康顯，〈進化論思想在中國的流傳〉，《幼獅學誌》，第18卷第4期(台北，1985.10)，頁160-169。

<sup>4</sup> Charlotte Furth, "Blood, Body, and Gender: Medical Images of the Female Condition in China, 1600-1850," *Chinese Science*, 7(1986), pp. 43-46.

<sup>5</sup> 張志斌，《古代中醫婦產科疾病史》(北京：中醫古籍，2000)。

<sup>6</sup> 蔣竹山，〈女體與戰爭〉，《新史學》，第10卷第3期(台北，1999.09)，頁159-185。

<sup>7</sup> 翁玲玲，〈漢人社會女性血餘論述初探：從不潔與禁忌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7期(台北，1999.08)，頁107-147。

開創性。可惜的是，書中針對月經的討論只有短短數頁，對於某些中醫理論（如經絡血氣論），也僅以寥寥數語帶過，並未加以深論。<sup>8</sup>另外，李貞德在〈漢唐之間醫方中的忌見婦人與女體為藥〉一文中，也曾探討中醫以婦人月水入藥的原因，有助於筆者了解傳統中醫以月經入藥的背景。<sup>9</sup>2007年，白露(Tani E. Barlow)在〈有所需求：一九二〇年代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女性〉一文中，從知識界追求科學的欲求入手，探究知識建構與女性議題之間的關係，其中亦談到西方傳入的新式衛生棉，且指出時人將科學、衛生、進步與月經相連結的情況，其切入點對本文啟發頗多。不過，衛生棉僅是該文列舉的眾多例證之一，而月經的相關知識則不在其討論之列。<sup>10</sup>

由此看來，關於近代經期衛生這一課題，仍有許多發揮的空間，此亦本文所欲填補之處。如前所述，近代女性健康及月經議題之受重視，與《天演論》所引發的「強國強種」風潮習習相關，故本文以嚴復翻譯該書的年分——1895年為討論之起點，而1949年中共政權成立後，其對於女體及商品消費的觀點，可能已有轉變，因此以1949年為討論之終點。本文除前言、結論之外，內容分為四部分，首先追溯傳統社會對於月經的看法，包括中醫關於月經的理論，及社會如何看待月經。其次探討在近代特殊的歷史環境下，以及西方月經知識引進之後，中國社會逐漸在公眾場域談論月經的狀況，兼論西方月經知識與傳統中醫相異之處，及中醫之迴響；其三則探討當時所傳入的經期沐浴觀念，與醫界的反應。最後，則考察新引進的西式女子月經帶，及其相關的問題。

<sup>8</sup> Frank Dikotter, *Sex,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a: Medical Sci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xual Identities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pp. 40-44.

<sup>9</sup> 李貞德，〈漢唐之間醫方中的忌見婦人與女體為藥〉，《新史學》，第13卷第4期(台北，2002.12)，頁1-35。

<sup>10</sup> 白露(Tani E. Barlow)原著，苗延威譯，〈有所需求：一九二〇年代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女性〉，收入游鑑明、羅梅君、史明主編，《共和時代的中國婦女》(台北：左岸文化，2007)，頁226、232、233。

## 二、傳統對月經的看法

月經，這個伴隨女性大部分時光的生理現象，在古人的記載中有許多別名，清人汪啟淑(1728-1799)曾整理歷代對於月經的稱呼：「月經」見於《素問》，「姝變」見於《佛經》，又見於《說文》；「有所避」見於《漢書》，「月客」見於《神仙服食經》，「入月」見於唐人詩句，「皆指天癸水言也」。<sup>11</sup>此外，月經還有「月信」、「月水」、「月華」、「天癸」、「經行」、「經癸」、「經水」、<sup>12</sup>「信水」、<sup>13</sup>「癸水」<sup>14</sup>等別名。古人對於月經之所以有如此多的稱呼，除了與中醫理論有關外，也與某些禁忌有關。又如《史記索隱》談到：天子與諸侯，宮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不御，更不口說，故以丹注面，灼灼為識，令女史見之」。<sup>15</sup>可見，古人對於月經，不僅不以口明言，並且行經中也忌諱行房。這些情況不禁令人好奇，傳統中國社會到底如何看待女人這一生理現象？

### (一) 經絡血氣說

過去中國關於月經的討論，主要見於醫書。在馬王堆出土的《胎產書》中，曾建議月經淨後3日內交合，將有利於求子。<sup>16</sup>而較為詳細的討論，最早出現於《黃帝內經》：<sup>17</sup>

<sup>11</sup> [清]汪啟淑，《水曹清暇錄(點校本)》(北京：北京古籍，1998)，頁180。

<sup>12</sup> 以上月經別名，見萬青選，《男女婚姻衛生寶鑑》(上海：進化社，1916)，頁37。

<sup>13</sup> 劉秀蘭，〈月經之生理的解釋〉，《婦女雜誌》，第10卷第5期(上海，1924.05)，頁850。

<sup>14</sup> 貝雲，〈月經期的衛生常識〉，《婦女雜誌》，第5卷第9期(北京：1944.09)，頁47。

<sup>15</sup> [漢]司馬遷撰，[劉宋]裴駢集解，[唐]張守節正義，楊家駱主編，〈五宗世家〉，收入《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台北：鼎文書局，1981)，卷59，頁2100。

<sup>16</sup> 鄧義英，〈《胎產書》整理標點辨誤〉，《成都師專學報》，第1期(成都，2001.01)，頁52。

<sup>17</sup> 《黃帝內經》的作者及成書年代，爭議頗多，目前學者多認為：該書非一人一時之作，但以完整形式出現的《黃帝內經》，至遲在《漢書》成書時即已出現。參見王蘇莉，〈黃帝內經的成書時代〉，《河南中醫》，第6期(商丘，2004.06)，頁84-85；達美君、張寧，〈黃帝內經的成書時代成書年代述考〉，《上海中醫藥雜誌》，第7期(上海，1994.07)，頁34-37；達美君、張寧，〈黃帝內經的成書時代成書年代述考(續完)〉，《上海中醫藥雜誌》，第1期(上海，1994.07)，頁42-43。

岐伯曰：女子七歲腎氣盛，齒更髮長。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七七任脈虛，太衝脈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壞而無子也。<sup>18</sup>

這裡指出：女子14歲時因任、衝二脈充盈，促使「天癸」生長成熟。49歲則任衝二脈虛衰，天癸亦竭。雖然此處並未說明「天癸」為何物，<sup>19</sup>但文中確實將「月事」與之相提並論，顯然，二千多年前的中醫已觀察到「月事」與女子發育成熟、及產子有關。另外，書中還提到：「衝脈、任脈皆起於胞中」，胞「為經絡之海」，<sup>20</sup>倘若「胞脈閉」則「月事不來」；<sup>21</sup>又云：胞中若生「石瘕」<sup>22</sup>將造成「狀如懷子，月事不以時下」。<sup>23</sup>可見，「胞」即是「子宮」，換言之，時人已知月經出於子宮，若子宮有腫塊，可能造成月經不來的結果。這些說法，也為後世醫書所承襲，凡論及月經生理，多引此說，再加以闡揚。如隋代《諸病源候論》云：婦人月水不調，與衝任二脈受損有關。<sup>24</sup>不過，在宋代以前，醫家雖已了解月經和生殖能力有關，但並未特別強調。<sup>25</sup>

至宋代末期，醫家開始結合陰、陽、寒、熱、虛、實，將月經相應於潮汐、月亮盈虧等自然現象，並投注更多心力研究月經的相關病症，提出調經理論，強調規律的月經，與女性終身健康和生育功能有關。<sup>26</sup>南宋陳自明

<sup>18</sup> [唐]王冰注釋，〈素問·上古天真論篇〉，《黃帝內經》(台北：臺聯國風，1984)，頁5-6。

<sup>19</sup> 雖然歷代醫家多將「天癸」等同於「月經」，但《內經》中也提及男子有「天癸」，故近代中醫在西醫月經新知的衝擊下，曾對此提出質疑，詳見第四節「中醫的迴響」之討論。

<sup>20</sup> [唐]王冰注釋，〈靈樞·五音五味第六十五〉，《黃帝內經》，頁463。

<sup>21</sup> [唐]王冰注釋，〈素問·評熱病論篇第三十三〉，《黃帝內經》，頁266。

<sup>22</sup> 「石瘕」，是指硬性腫塊。見中醫研究院、廣東中醫學院合編，〈內兒科病症·(二)雜病〉，《中醫名詞術語詞典》(香港：商務，1975)，第8類，頁369。

<sup>23</sup> [唐]王冰注釋，〈靈樞·水脹第五十七〉，《黃帝內經》，頁408。

<sup>24</sup> [隋]巢元方著，丁光迪主編，〈婦人雜病諸候一·月水不調候〉，《諸病源候論校注》(北京：人民衛生，1988)，卷37，頁1082。

<sup>25</sup> Charlotte Furth, *A 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 960-1665*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 74.

<sup>26</sup> Charlotte Furth, *A 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 960-1665*, pp. 74-76. 另外，關於月經與房中術求子之研究，可參見李貞德，〈漢唐之間求子醫方試探——兼論婦科濫觴與性別論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集刊》，第68本第2分(台北，1997.06)，頁289-301。

(1190-1270)在《婦人大全良方》就指出：「大率治病，先論其所主。男子調其氣，女子調其血。」又說：「婦人以血為基，苟謹於調護，則血氣直行，其神自清，月水如期，血凝成孕。」<sup>27</sup>而對於月經的生理，除了引述《黃帝內經》的記載外，更進一步解釋：

天謂天真之氣降，癸謂壬癸水名，名故云天癸也。然衝為血海，任主胞胎，二脈流通，經血漸盈，應時而下，常以三旬一見，以像月盈則虧也。若遇經行，最宜謹慎。<sup>28</sup>

同時代的薛古愚，也以陰陽、朔望與經脈等概念來解釋月經之生成，並從《易經》卦象解釋天癸之名，再由此論及天癸與「七」這個數字的關係；<sup>29</sup>此外，他更指出：

夫婦人月經，氣血盈虧於是焉察之，病之有無於是焉候之，生息孕育於是焉繫之。其通其閉，關於婦人為甚重。<sup>30</sup>

陳自明和薛古愚重視月經對於女性健康之影響，以及將天癸與月經並置的說法，此後常為後代的醫書所援用，<sup>31</sup>影響甚大。

## (二)月經禁忌

由上文可知，傳統中醫對月經生理的解釋，約有幾個特色：一是經絡血氣之說，二是將之對應於太陰、潮汐等自然現象，這些說法對多數民眾而言，

<sup>27</sup> [宋]陳自明編輯，[明]薛己補註，〈產寶方序論第三〉，《校註婦人良方》(台北：宇宙醫藥，1962)，卷1，頁6。

<sup>28</sup> [宋]陳自明編輯，[明]薛己補註，〈調經門·月經序論第一〉，《校註婦人良方》，卷1，頁1。

<sup>29</sup> [宋]薛古愚，「孕元」條、「男女本源」條，收入《薛氏濟陰萬金書》(上海：上海科學技術，2004)，卷1，頁1-2、8。

<sup>30</sup> [宋]薛古愚，「經閉」條，《薛氏濟陰萬金書》，卷1，頁32-33。

<sup>31</sup> 參見[明]朱橚等編，《普濟方》(北京：人民衛生，1959)，卷1，〈方脈總論·男女動靜說〉，頁3；陳貴廷主編，〈人部·婦女月水〉，《本草綱目通釋》(北京：學苑，1992)下冊，卷52，頁2215-2216；[清]傅青主，〈白帶下〉，《女科仙方》，收入《中國醫學大成績集》(上海：上海科學技術，2000)，第35冊(據成都正古書局存版影印)，卷1，頁7；[清]沈金鰲，〈求嗣·月經〉，《婦科玉尺》，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1997-2000)，子部第1008冊(據清乾隆刻沈氏尊生書本影印)，卷1，頁11a。

多少帶有一些難以理解的神秘感；更特別的是，這些醫書中對於正常女性在月經來潮時的生理症狀，也極少提及，直到民國以後，才有少數中醫提出。<sup>32</sup>或許正是因為這些因素，再加上月經是從女性的私處流出，因此人們對於月經始終存有相當程度的疑惑與恐懼。據人類學者的研究指出：「原始人類由於迷信的心理，對於婦女的月經是很覺恐怖的，由此又再生出對於穢褻的恐懼」，並因而限制女性的活動；<sup>33</sup>而女性醫療社會學者劉仲冬也指出：「許多文化都有女性身體、經血及女性性能力是污染禁忌和危險的看法」，<sup>34</sup>這種情況，中外皆然。<sup>35</sup>

中國近代著名的民俗學家江紹原(1898-1983)，曾考察傳統中國人的「天癸觀」，得出四種觀念：第一、視天癸為一種不祥的「污穢」，足以招致種種惡果；第二、信天癸能禳鬼魅、破邪法；第三、信經血與經衣能解毒治病；第四、信天癸能興陽益壽使人成僊。在這四種觀念中，有著矛盾的兩種對立面，即月經既可治病、延壽，甚至可破邪法，但它同時又是極具破壞力的污物。<sup>36</sup>的確，中國許多古書都將行經中的女子，列為禁止「碰觸」的對象。如漢代的《說文解字》就要求婦女在行經期間，不得參與祭祀；<sup>37</sup>歷代一些講求養生術的醫書，也有禁止與行經女子交接，否則將招致不祥與疾病的說法；<sup>38</sup>明代李時珍甚至還說：凡「煎膏、治藥、出痘，持戒、修煉性命者」，均應避開行經中的婦女。<sup>39</sup>直到 1940 年代末期，仍有人認為月經「沾到身上會倒霉」、

<sup>32</sup> 沈少卿，〈月經(續)〉，《中華白話醫學報》，第5期(上海，1913.06)，頁7。

<sup>33</sup> 林惠祥，《文化人類學》(北京：商務，1991)，頁192。

<sup>34</sup> 劉仲冬，《女性醫療社會學》(台北：女書文化，1998)，頁29-30。

<sup>35</sup> 參見M·艾瑟·哈婷著，蒙子等譯，《月亮神話——女性的神話》(上海：上海文藝，1992)，頁58-67。Janice Delaney, Mary Jane Lupton and Emily Touth eds., *The Curse: A Cultural History of Menstruation* (New York: E.P. Dutton & CO., INC., 1976), pp. 1-58. Thomas Buckley and Alma Gottlieb eds., *Blood Magic: The Anthropology of Menstruatio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p. 3-50.

<sup>36</sup> 參見李貞德，〈漢唐之間醫方中的忌見婦人與女體為藥〉，頁4-5。

<sup>37</sup> 萬建中，《禁忌與中國文化》(北京：人民，2001)，頁128。

<sup>38</sup> 參見李零主編，《中國方術概觀·房中卷》(北京：人民中國，1993)，頁83、130、188；劉達臨編著，《中國古代性文化》(銀川：寧夏人民，1993)，頁93。

<sup>39</sup> [明]李時珍原著，陳貴廷主編，〈人部·婦女月水〉，《本草綱目通釋》下冊，卷52，頁2216。

「眼睛看見要背運」，甚至連遇到行經的女人也一樣倒霉。<sup>40</sup>當然，經血本身的腥膻氣味及污穢之外觀，也是人們將其列為禁忌的原因之一。李時珍就指出：「女人入月，惡液腥穢，故君子遠之，為其不潔，能損陽生病也。」<sup>41</sup>明代另一醫者陶本學也說：因「月經不淨」，故臨產時月經來潮者「勿令入房，觸犯胎氣。」<sup>42</sup>這種看法，不僅男性有之，許多女性也都認同這樣的觀念，如月經期間，不得禮佛、敬神，<sup>43</sup>因為「月經是極端污穢的東西」。<sup>44</sup>這種禁忌，至今仍存在臺灣老一輩的觀念中。<sup>45</sup>

有趣的是，如此污穢、不祥的月經，在某些時候竟也有正面的作用。在中國古代的戰爭中，婦女的經血更被用來破解敵方的陣仗、法術。其方法是利用女性的身體與女性的血餘(包括經血、產血)，作為破解敵方戰術的利器。<sup>46</sup>清末義和團事變時，總統武衛前軍聶士成與義和團作戰時，就向城中妓女覓尋經布，令將士繞於頸項，破解對方的法術。<sup>47</sup>以現代科學的眼光觀之，這種戰術自屬無稽。值得注意的是，對當時的中國人而言，月經所具有的不可思議的力量，確實是人們心中的一個顧忌，因而才會有人認為可以利用經血出奇致勝；而戰敗的一方，也未嘗不是受到傳統禁忌觀念的影響，對其造成心理上的恫嚇作用，導致其怯戰或敗逃。直到1940年代末期，仍有人認為月經「可以破除邪法」。<sup>48</sup>

更令人驚訝的是，女子的經血，或是使用過的「經衣」，竟也具有治病

<sup>40</sup> 集廷，〈姑娘們應當曉得的月經問題〉，《醫潮》，第2卷第2期(南京，1948.10)，頁2-3。

<sup>41</sup> 陳貴廷主編，〈人部·婦女月水〉，《本草綱目通釋》下冊，卷52，頁2216。標點有所改動。

<sup>42</sup> [明]陶本學，「生產事宜」條，《孕育玄機(點校本)》(上海：上海科學技術，2004)，卷下，頁91。

<sup>43</sup> 微知，〈婦女性生活上的奧竅〉，頁71。

<sup>44</sup> 集廷，〈姑娘們應當曉得的月經問題〉，頁2。

<sup>45</sup> 翁玲玲，〈漢人社會女性血餘論述初探：從不潔與禁忌談起〉，頁107；呂木蘭，〈看媽祖遠境，想起性別歧視〉，《中國時報》(台北)，2007年05月03日，A19版。

<sup>46</sup> 有關於這種「厭勝」之術，參考蔣竹山，〈女體與戰爭〉一文，及Paul A. Cohen著，杜繼東譯，《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南京：江蘇人民，2000)，頁114-115。

<sup>47</sup> 佚名，《天津一月記》，收入中國史學會主編，《義和團》(上海：神州國光社，1951)，第2冊，頁145。

<sup>48</sup> 集廷，〈姑娘們應當曉得的月經問題〉，頁2-3。

之療效。事實上，以人體排泄物入藥的記載，古已有之，而傳統中醫對女性生理的認知，或許也是月經入藥的原因之一。蒐羅中國古代眾多醫籍，約成書於十世紀末的《醫心方》曾記載：「婦人手太陽少陰之脈，下為月水，上為乳汁。」亦即，具有營養的乳汁與污穢的月水，其實是一體兩面的生理現象。因此，除了在史籍中常見飲用乳汁延年益壽的例子外，<sup>49</sup>以月經入藥的情形，也頗為常見，如《本草綱目》中即有不少記載，<sup>50</sup>而明萬曆年間的《赤水玄珠全集》也將女子的「金鉛」、「紅鉛」、「後天紅鉛」（即初潮、二經、三經）視為有助於「補真氣」及「長生之道」的藥方。<sup>51</sup>

### 三、近代月經議題的公眾化

雖然傳統社會對於月經議題，多採避免談論的態度，但在近代中國特殊的歷史環境中，以及西方醫學知識之不斷輸入，加上以婦女為主要閱讀群的女性雜誌之大量出現，在在都促使蒙在月經之上的神秘面紗逐步被揭開來，甚且成為許多刊物中公開發論的話題，有日漸公眾化的趨勢。

#### （一）月經、優生與種族

晚清以來，因國勢日衰，列強進逼日甚，加以嚴復譯介《天演論》闡述物種競爭原理，促使知識分子對種族之存亡更加憂心，於是「母健而後兒肥，培其先天而種乃進」的想法，<sup>52</sup>瀰漫在知識界中，如：嚴復(1854-1921)、張之洞(1837-1909)、康有為(1858-1927)等人，均基於「強國強種」而反對纏足。<sup>53</sup>時

<sup>49</sup> 參見李貞德，〈漢唐之間醫方中的忌見婦人與女體為藥〉，頁4。

<sup>50</sup> 陳貴廷主編，〈人部·婦女月水〉，《本草綱目通釋》下冊，卷52，頁2216。

<sup>51</sup> [明]孫一奎撰，凌天翼點校，〈虛怯虛損癆瘵門·方外選丹〉，《赤水玄珠全集》（北京：人民衛生，1986），卷10，頁453。

<sup>52</sup> 嚴復，〈原強〉，收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史組編，《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近代之部）》（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371。

<sup>53</sup> 張之洞，〈戒纏足會章程敘〉，收入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石家莊：河北人民，1998），頁10061。康有為、袁世凱、岑春宣等人的言論，參見姚靈犀編，《采菲錄》（上海：上海書店，1998），頁57-64。

至 20 世紀，中國人更將女子稱為「國民之母」，<sup>54</sup>以體現女子與國家與種族之間的關聯性。

在此情況下，女性的健康逐漸成為「強國強種」的手段，<sup>55</sup>而月經這個標誌女性生殖力的生理現象也由此受到關注。民國 4 年，無錫醫生萬青選因有感於國難當前，國家尊嚴蕩然無存，曾著文指出：「強國必先強種」，「而強種之道，則又舍研究傳種之改良，以鑄造健全之國民無他法」，<sup>56</sup>於是乃彙集中外「關於青年男女衛生之學說」，編著《男女衛生婚姻寶鑑》一書，以資青年男女參考。<sup>57</sup>在該書第三編中，曾以 7 章的篇幅介紹月經知識；第四編中又有一章專談女子「春情發動期」，亦以月經為主要內容。<sup>58</sup>另外，曾留學日本產科學校的醫者瞿鈞，也在同年 2 月於《婦女時報》中，發表〈調查婦女月經啓〉，提到「月經之於女子，其關係大矣」，因為「體質之盈虛」、「疾病之有無」、「子孫之繁否」均與之有關，故「世界文明各國，莫不有女子月經調查之總計」，獨中國缺此調查。<sup>59</sup>顯然，瞿鈞將月經與女性身體健康、子孫繁衍相提並論，又指出世界文明各國均有月經調查之統計，其用意即在闡明月經與種族延續、國家之文明程度有重要之關聯。他在文末還呼籲讀者，倘能將調查表寄回，則「我國之前途實受厚賜也」。<sup>60</sup>另外，民初極受知識分子喜愛的《青年雜誌》(即後來的《新青年》)，也在同年年底刊出一篇名為〈女

<sup>54</sup> 關於「國民之母」的討論，請參見夏曉虹，《晚清與近代中國女性》(北京：北京大學，2004)，頁 75。

<sup>55</sup> 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在討論「種族」的概念時，常會伴隨出現「民族」、「國族」、「國民」等名詞，目前學界對此亦多有討論。如：朱滋源，〈從族國到國族：清末民初革命派的民族主義〉，《思與言》，第 30 卷第 2 期(台北，1992.06)，頁 7-38；沈松橋，〈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28 期(台北，1997.12)，頁 1-77；沈松橋，〈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33 期(台北，2000.06)，頁 81-158；沈松橋，〈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兼論民族主義的兩個問題〉，《政治與社會學評論》，第 3 期(台北，2002.12)，頁 49-119。

<sup>56</sup> 萬青選，〈序〉，《男女婚姻衛生寶鑑》，頁 3。

<sup>57</sup> 萬青選，〈例言〉，《男女婚姻衛生寶鑑》，頁 1。

<sup>58</sup> 萬青選，《男女婚姻衛生寶鑑》，頁 30、37-43、45-46。

<sup>59</sup> 瞿鈞，〈調查婦女月經啓〉，《婦女時報》，第 16 號(上海，1915.02)，頁 84。

<sup>60</sup> 瞿鈞，〈調查婦女月經啓〉，頁 85。

性與科學〉的文章，文末總結曰：

月經云者，是為受精之準備，此不待言者也。圖子孫之蕃衍，期種族之保存，此乃必要之條件，人類之天職也。<sup>61</sup>

可見「強國保種」的願景，自清末延續至民國初年，而象徵女性生殖能力成熟的月經，也因此和種族繁衍連結起來。

這種情形，在 1920 年代前後又得到進一步的強化。當 1883 年英國博物學家高爾頓(Francis Galton, 1822-1911)在演化論(進化論)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優生理論時，已廣受西人注意；20 世紀初，復因遺傳基因論之興起，兩者合流，成為當代西方之重要思潮。<sup>62</sup>1910 年代末期，這股優生之風也襲向中國，當時又名「婚姻哲嗣學」、「人種改良學」、「種族衛生學」、「善種學」、「淑種學」等。<sup>63</sup>顧名思義，「優生」，即要「生好的」，或是「使不良份子漸漸減少」；<sup>64</sup>而「人種改良」、「種族衛生」，均在謀求國家民族人口素質之改進。早在民國七年，魯迅已感嘆：「中國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sup>65</sup>尤其是中國人基於「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觀念，常無視於自身的健康缺陷，或經濟能力不足，產下許多先天不良、後天又缺乏照顧的子嗣，以致民族「孱弱頹廢」，故當時有不少人均提倡優生學。<sup>66</sup>至民國 11 年，隨著美國珊格爾夫人(Margaret Sanger, 1879-1966)來華，優生理念的曝光率愈見頻繁。因為要在講求「多福多壽多男子」的中國社會中，宣傳「產兒制

<sup>61</sup> 日本醫學士小酒井光次作，孟明譯，〈女性與科學〉，《青年雜誌》，第4卷第1期(北京，1915.12)，頁3。

<sup>62</sup> Ruth Clifford Engs, *The Eugenics Movement*(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Greenwood Press, 2005), pp. 82-88.

<sup>63</sup> 陳壽凡，〈人種改良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年初版，1928年5版)，頁1；潘光旦，〈優生概論〉，原載於1924年12月的《留美學生季刊》，轉載自《潘光旦文集》(北京：北京大學，1993)，第1卷，頁263。

<sup>64</sup> 開時，〈婚姻制度和優生問題〉，《婦女雜誌》，第11卷第3期(上海，1925.03)，頁23。

<sup>65</sup> 魯迅，〈隨感錄25〉，《新青年》，第5卷第3期(北京，1918.09)，頁291。

<sup>66</sup> 胡宣明、杭海，〈婚姻哲嗣學〉，《中華醫學雜誌》，第5卷第3期(上海，1919.09)，頁144；不著作者，〈國民衛生常識講壇〉，《醫事公論》，第3卷第11期(鎮江，1936.08)，頁24。

限」(生育限制)、提倡「母性自由」勢必引起爭論，<sup>67</sup>因此珊格爾夫人常以優生概念為先鋒，主張以「節育」與「選種」的科學理念，以達成「社會的改良」。<sup>68</sup>這種「限制生育」以改善母體健康，促成「優生」以「發展未來的種族」的想法，<sup>69</sup>在當時曾引起許多知識分子的共鳴。<sup>70</sup>

在這些觀念的推波助瀾下，女性是否具備足夠的性知識，將自己鑄成健康的母體，產下優良的下一代，乃成為種族改良關鍵之所在。民國12年，上海《婦女雜誌》編輯者晏始，曾在該雜誌上提出此一問題：

女子的性的不道德，和性的不衛生，影響及於將來的人種，非常之大。淫亂和孱弱，都是促成種族滅亡的最大原動力。所以為種族計，為個人計，性的衛生的知識，實有普及的必要。我國人因為向來把性的知識視為猥褻的緣故，所以從來沒有正當的論述性的知識的書籍。……為了上述的理由，我們想從本號起，登載一篇〈女子之性的知識〉於一般的女子。<sup>71</sup>

作者明白提出：女性若缺乏「性道德」與「性衛生」，會影響將來人種之優劣，甚至導致種族滅亡的嚴重後果。關於「性道德」的定義，作者僅述及「淫亂」與「男女的交際頻繁」為例，<sup>72</sup>並未進一步說明。不過，在1920年代中國知識界倒是不少人提倡「新性道德」(或簡稱「性道德」)。根據章錫琛(1889-1969)的說法，其定義如下：「性的道德，完全該以有益於社會及個人為絕對的標準；從消極的方面說，凡是對於社會及個人並無損害的，我們決不能稱之為不道德」；<sup>73</sup>周建人(1888-1984)則提出兩個標準：「第一，人的自然

<sup>67</sup> 瞿世英，〈珊格爾夫訪問記〉，《婦女雜誌》，第8卷第6期(上海，1922.06)，頁4。

<sup>68</sup> Margaret Sanger演講，胡適之譯，〈生育制裁的什麼與怎樣〉，《婦女雜誌》，第8卷第6期(上海，1922.06)，頁130、132。

<sup>69</sup> 不著作者，〈迎珊格爾夫人〉，《婦女雜誌》，第8卷第6期(上海，1922.06)，頁2-3。

<sup>70</sup> 參見瑟盧，〈產兒制限與中國〉，《婦女雜誌》，第8卷第6期(上海，1922.06)，頁23-27；不著作者，〈人口和民族的盛衰〉，《婦女雜誌》，第10卷第3期(上海，1924.03)，頁441-442；不著作者，〈生殖率與人口〉，《婦女雜誌》，第10卷第9期(上海，1924.09)，頁1359-1361。

<sup>71</sup> 晏始，〈女子之性的知識〉，《婦女雜誌》，第9卷第3期(上海，1923.03)，頁46。

<sup>72</sup> 晏始，〈女子之性的知識〉，頁46。

<sup>73</sup> 章錫琛，〈新性道德是什麼〉，《婦女雜誌》，第11卷第1期(上海，1925.01)，頁19。

慾望本是正常的，但這要求的結果，須不損害自己和他人；第二，性的行為的結果，是關係於未來民族的，故一方面更須顧到民族的利益，這是今日科學的性道德的基礎。」<sup>74</sup>從以上兩人的論調均可看出，「性道德」的最終目的，在追求社會、民族之利益，而兩人的文章中，亦不乏注重性道德，勿隨意生育劣質之下一代，「謀求未來世代之進化及向上」，<sup>75</sup>或「生育優良子嗣」，以促進中國民族之前進。<sup>76</sup>顯然，彼時「性道德」之提倡，與優生觀念及民族改良，關係匪淺。至於何謂「性衛生」？晏始在文中亦未言明。但觀其文章內容，則不難發現，其所謂的「性衛生」應是指：以了解生殖器之構造之性知識為基礎，進而促進性的健康而言。<sup>77</sup>

於是，在增加女子「性道德」與「性衛生」的前提下，《婦女雜誌》以半年的時間連載〈女子之性的知識〉，陸續介紹女子生殖器的解剖生理、月經、妊娠、產後、更年期、婦科病、性病、避孕等知識。由連載內容可以印證，該雜誌社希望藉由普及女子之性知識，以增進對「性衛生」之瞭解，提昇「性道德」，預防性病，<sup>78</sup>進而增進種族之健康。<sup>79</sup>而月經正屬於性知識之重要一環，因為它標識女子生殖力成熟，若女子具備月經知識，藉以促進自身之「性衛生」，提昇自身之「性道德」，當能增強自身之健康，孕育優良之下一代。是故，《婦女雜誌》所連載之〈女子之性的知識〉，曾以4章的篇幅介紹月經。<sup>80</sup>1920年代以後，中國關於女子性知識的出版品日多，其中亦均介紹月

<sup>74</sup> 周建人，〈性道德之科學的標準〉，《婦女雜誌》，第11卷第1期(上海，1925.01)，頁28。

<sup>75</sup> 章錫琛，〈新性道德是什麼〉，頁21。

<sup>76</sup> 周建人，〈性道德之科學的標準〉，頁31、33。

<sup>77</sup> 晏始，〈女子之性的知識〉，頁45-46。

<sup>78</sup> 近代中國人民罹患性病的情形相當常見，即使是當時生活水準較高、公共衛生較為發達的上海租界區，亦是如此。另外，一些雜誌上也有文章提及：中國有不少民眾患有性病。以上參見1908年、1913年、1919年的《工部局衛生清冊》，〈傳染病諸目〉。巽，〈母親對於嬰兒所應注意事項〉，《婦女雜誌》，第2卷第2期(北京，1941.02)，頁53-55；葉子，〈育嬰記〉，《婦女月刊》，第5卷第5期(上海，1947.02)，頁27-28。

<sup>79</sup> 梅毒、淋病等性病，會經由胎盤垂直感染的方式，傳染給胎兒。見陳拱北預防醫學基金會編，《公共衛生學》(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1)，頁308-313。

<sup>80</sup> 該文共28章，包含「春機發動期」在內，專談月經的生理及病理部分，共有四章。但月經知識，亦散見於其他部分，如談論女性解剖時，亦有述及。見味辛譯，〈女子之性的知識(續)〉，

經知識。雖然這未必都是受《婦女雜誌》之影響，但以當時該雜誌之發行點遍及海內外 28 個城市，<sup>81</sup>其讀者群遍及各城市及偏遠地區，<sup>82</sup>其對於月經知識的介紹，應有不少貢獻。由此可知，近代月經之走出傳統禁忌，成為中國人公開討論之課題，實與彼時中國急欲「強國強種」的時代背景有關。

## (二)月經新知之引介

西方醫學雖在明末已經傳入，但鴉片戰爭以前影響力不大。<sup>83</sup>至於有系統介紹西醫女性生理結構及其衛生知識者，當以英人合信氏(Benjamin Hobson, 1816-1873)的《婦嬰新說》最早。該書出版於咸豐 8 年(1858)，內容主要在「講明產孕之理，及善育嬰兒之法」，<sup>84</sup>月經也在其討論之列。在第一部分介紹子宮之作用時，曾提及「生液成月水」，並指出月經與「精珠」(卵子)之成熟有關；<sup>85</sup>而第二部分〈總論月經〉中，則有更詳細的介紹：

月經者，子宮所生之液，以備胎孕之需者也。自經至迄經絕，約歷三十年，經未至不能生子，經絕不能生子，有病經停不能生子……凡無病，婦人月經以二十八日，或一月一至。<sup>86</sup>

基本上，合信氏所介紹的月經知識(初潮、停經、經期長短)，與傳統中醫大致類似，所不同者在於他提出月經與卵子成熟的關聯性，這顯然與中醫的血氣經絡理論，以及陰陽感應之說，大異其趣。此外，他也論及初潮的年齡與各地氣溫高低有關。當然，文中還介紹了若干月經常見的病證。<sup>87</sup>但整體而

---

《婦女雜誌》，第9卷第4期(上海，1923.04)，頁136-141。

<sup>81</sup> 周敘琪，《一九一〇～一九二〇年代都會新婦女生活風貌——以《婦女雜誌》為分析實例》(台北：國立臺灣大學，1996)，頁40。

<sup>82</sup> 張哲嘉，〈《婦女雜誌》中的「醫事衛生顧問」〉，《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12期(台北：2004.12)，頁153。

<sup>83</sup> 何小蓮，《西醫東漸與文化調適》(上海：上海古籍，2006)，頁11。

<sup>84</sup> 合信氏著，〈序〉，[清]管茂材同撰，《婦嬰新說》(海口：海南，2000)，頁2a。

<sup>85</sup> 合信氏，〈總論子宮精珠〉，《婦嬰新說》，頁8a-b。

<sup>86</sup> 合信氏，〈總論月經〉，《婦嬰新說》，頁3a-b。

<sup>87</sup> 合信氏，《婦嬰新說》，〈總論月經〉，頁3a-b。

言，該書對於月經的介紹，仍屬簡略，僅兩頁半強，再加上當時報章雜誌仍少，及華人對婦科一向有所忌諱，故其讀者可能以醫者為多，至於對一般婦女的影响，似乎並不特別顯著。

時至清末，爲了因應新的局勢，政府也開始推行新式教育，增列新式課程，生理衛生教育也在其中。光緒 29 年(1903)的〈奏定初等小學堂章程〉及〈奏定中學堂章程〉中，分別規定在小學第 5 年及中學第 2 年，必須講授「人身生理及衛生之大略」、「生理衛生學」等課程；<sup>88</sup>而民國元年及民國 2 年教育部所公布的〈小學校教則及課程表〉與〈中學校課程標準〉中，同樣規定小學第 3 年和中學第 2 年必須教授上述課程。<sup>89</sup>但這些課程都是在學校中施行，除非是學生，否則一般民眾不易接觸到，但當時有能力上學者，恐怕還是侷限於少數中上階層；再者，學校在講授生理衛生課程時，是否也將月經等性知識傳授給學生，也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因爲，從日後的一些文章中我們不難發現，生理衛生課程對於性知識的傳播，影響有限(詳見下文)。事實上，西方婦科知識之能普遍傳播，恐怕要到 20 世紀，專門以女性讀者爲訴求的刊物出現後，月經這個被傳統視爲禁忌的話題，才逐漸成爲公開場域所談論的內容。<sup>90</sup>宣統 3 年(1911)，上海《婦女時報》刊出瞿鈞所撰〈婦女之衛生一斑〉一文，作者在文中討論了兩個與女性生理有關的主題，包括「月經之注意」及「妊娠之保養」，而在月經的部分提到：

考婦女之疾病，大抵由於月經起發之時，及分娩前後不爲保養而起。……無論文明人類、野蠻人類，其婦女之有月經，不言而喻。惟談此月經，莫不引爲奇恥，此習慣使然，改革之匪易也。彼等以爲經水穢濁，何足挂齒頰。而尤甚者，我中國婦女不獨不令男子見之，並不令女子見之；甚至醫生診病，詢問及之，亦羞澀不出諸口。果何爲哉？據醫學家研究，月經所以去不潔之血，而使身體潔淨者也。抑月

<sup>88</sup> 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北京：人民教育，1961)中冊，頁425、522、462。

<sup>89</sup> 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料》中冊，頁462、537。

<sup>90</sup> 據筆者檢閱清末民初的報章雜誌，對於女性月經問題的討論，集中於女性雜誌，這應與其所預設的婦女讀者群有關。

經之血，譬如創傷後所流洩之血，並無污穢之質混入者也。蓋月經實每四星期而一現之生理的作用耳。<sup>91</sup>

文中除了提到人們因月經「穢濁」而將之列為禁忌外，並指出中國人對於月經的忌諱，更甚於其他民族。因為中國人對於月經，即使是同性之間，亦不令見，更遑論男子？甚至因病延醫治療時，亦不肯向醫者言明病情。此外，又介紹經血的作用、行經時的不適症狀、及經期注意事項。至於月經生理機轉(mechanism)的細部問題，則未見深入說明。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根據醫學研究指稱：「月經所以去不潔之血，而使身體潔淨者也」；並進一步把經血比喻成創傷後的出血，說明經血並未被污物滲入，對傳統將月經視為不潔的說法提出辯駁。再者，又從西醫的角度，明確指出月經是一種正常的生理作用，以正面而科學的態度，藉由淺顯易懂的文字加以闡明，使月經的神秘面紗逐漸褪去。

次月，瞿鈞又投文《婦女時報》介紹婦女一生各階段的衛生照護，包括：初次之月經、一般之月經、結婚、妊娠、分娩、產褥等期。在「初次之月經」部分，作者不僅介紹初潮來臨遲早的種種原因，並且還提及當時中國少女之初潮年齡：

現在確切之調查統計雖未之見，然以內地一班之婦女論之，其月經開始期，早則十四歲，遲則十六歲；此外，有早至十三歲，遲至十八、九歲發始月經者。<sup>92</sup>

此外，又詳細介紹月經之生成、持續之日數、經血量之多寡、經期之護理、月經之異常、月經與妊娠之關係、停經之年齡及症狀等內容。作者對於各種月經的生理機轉，主要是採用西醫的觀點加以解釋，至於解剖部位，也多使用西醫的醫學名詞，顯示這是一篇以西醫觀點為主要的文章。<sup>93</sup>

民國4年，瞿鈞又在《婦女時報》上刊登〈調查婦女月經啓〉，嘆曰：「我

<sup>91</sup> 瞿鈞，〈婦女之衛生一斑〉，《婦女時報》，第3號(上海，1911.08)，頁25-27。

<sup>92</sup> 瞿鈞，〈婦人之衛生雜話〉，《婦女時報》，第4號(上海，1911.09)，頁17。

<sup>93</sup> 瞿鈞，〈婦人之衛生雜話〉，頁17-29。

國醫學舊乏統一，故此種調查，昔人既漠然視之，今之留心婦人科者，亦莫或提倡，誠憾事也。」他希望能「為祖國二萬萬同胞謀將來之幸福，創成一表，分送宇內」，除託親戚、朋友填報之外，亦希望熱心君子加以協助，填報之後寄回，「則不僅鈞之幸，將我國前途實受厚賜也」。其表格如下：

中 女 月 華 經 民 調 查 國 表	婦	姓名	
		籍貫	省府縣(鄉鎮城)
		年齡	歲( 月 日 生)
		現住地	省府縣(鄉鎮城)
		生活狀態(職業)	
		月經起始期	歲( 月 日 生)
		月經前後之狀況	
		經水持續日數	日
		結婚年齡(未產者可不填)	歲( 月 日 生)
		初產年齡(未產者可不填)	歲( 月 日 生)
		生產次數(未產者可不填)	次
		月經閉止期	歲( 月 日 生)
		備考	

一、姓名能注最好。否則以或暗字注之亦可。

二、表內各欄，務須詳細切實填列，如能別具詳情尤感。

三、此紙填正後務請郵寄上海婦女時報社，轉交日本高等醫學校瞿鈞收。<sup>94</sup>

以當時的氛圍而言，瞿鈞這幾篇發表在《婦女時報》上的文章，頗有開風氣之先的味道。如前所述，過去月經一向被視為禁忌，一般人絕少提起；如今卻有人將之公諸於雜誌上，詳述其生成原因、徵候、照護，甚至還公開調查女性讀者的月經相關資料。就當時而言，這幾篇文章可說是大眾讀物中，較專業、詳細、且完整論述月經的文章。作者之所以具有專業之素養，

<sup>94</sup> 該文還附錄有「世界各國女子月經遲早畧表」，詳見瞿鈞，〈調查婦女月經啟〉，頁84-85。

且作風前衛，應與本身曾就讀於日本高等醫學校有關。正因為他具有這樣的背景，故了解月經對女性健康、子孫繁衍，以及國家前途之重要性，形諸文字，詳細介紹月經的生理知識，甚至為趕上世界各文明國家，嘗試調查中國婦女的月經。不過，社會上的回應似乎並不熱烈，因為後續的《婦女時報》並未出現相關報導，日後其他的女性雜誌，也未見到瞿鈞將其結果發表。而且，民國 15 年 9 月的《婦女雜誌》中，曾有人指出：「月經初潮的早晚」，「在我國迄今尚無確實調查」。<sup>95</sup>看來，民國初年因風氣尚未開放，有關月經知識之報導，仍以受過西醫教育的專業人士為主。至於一般人，觀念應該還是相當保守。

除了瞿鈞之外，民初介紹月經知識的還有沈芳女士。民國 4 年，她在上海《婦女雜誌》的創刊號投稿，指出月經是「因卵珠長足時子宮積血」，以致「微絲管因腫而破裂，則經水行矣」，<sup>96</sup>將月經與卵子成熟的關聯性點出，這是之前一般雜誌所未見的(醫學專書除外)。此後幾年中，有關月經的文章，大抵不出前述內容，間或有所增加，多以經期照護為主，如宜注意營養之攝取、睡眠充足、禁慾等。<sup>97</sup>不過，早期女性雜誌對於月經知識的介紹，多半較為零碎、且欠缺完整性。就筆者所見，在瞿鈞之後，以專業知識、較完整地介紹月經知識的，要算是民國 4 年由名醫丁福保(1874-1952)譯自日文著作的《近世婦人科全書》了。該書在第 2 章中，曾介紹女性一生月經的發展，包含胎生時之發育、成熟期之月經排卵，以及老人期月經閉止等。可惜現今未見其書，只能從當時的雜誌廣告中略知內容。<sup>98</sup>次年，又有《男女婚姻衛生寶鑑》一書。該書著重於論述男女青壯年時期之生殖系統(未含更年期)，並以西醫知識為主，參照中國相關名詞，附圖詳解。在論及女性

<sup>95</sup> 敬仁，〈月經的障礙及其處理法〉，《婦女雜誌》，第12卷第9期(上海，1926.09)，頁49。

<sup>96</sup> 沈芳，〈婦女衛生談〉，《婦女雜誌》，第1卷第1期(上海，1915.01)，頁2-3。

<sup>97</sup> 叔子，〈婦人之衛生〉，《婦女雜誌》，第4卷第7期(上海，1918.07)，頁1；亦見於真和，〈月經之衛生〉，《婦女雜誌》，第4卷第12期(上海，1918.12)，頁5。畢霞，〈論經期中的衛生〉，《婦女雜誌》，第15卷第8期(上海，1929.08)，頁21-22。

<sup>98</sup> 〈丁氏醫學叢書廣告〉，《女子世界》，第6期(上海，1915.05)，內頁廣告。

月經時，他指出：

女子有一事最為切要，其事維何？曰：月經，女子健康而發育適當者，至春情發動期，必於一定之時期，其外陰部漏出血液與粘液之混合物，此漏出之物，即月經是也，所謂青春發動期，即女子月經初發之期也，月經實為成熟女子所不可避免之現象。<sup>99</sup>

作者對於月經成因之解釋，與民初女性雜誌中所介紹者大致類似；所不同者，在於明確提出「青春發動期」這一名詞。此外，該書在月經之前，又有〈卵珠(卵種)〉一章，詳述卵巢、卵子之功用，及其成熟時子宮內膜之變化。為求讀者能更加了解內容，作者還手繪女子外生殖器及內生殖器之解剖圖(參見圖 1)。基本上，《男女婚姻衛生寶鑑》可說是目前筆者所見，民初最完整之性知識專書，對於月經之生理敘述，較前人完整而豐富，相當接近現今的月經知識。遺憾的是，礙於資料所限，無法得知當年該書的銷售量，及民眾對於該書的反應情況。但可以推想的是，中國人口眾多，即使該書發行數萬本，但其所能產生的影響，還是相當緩慢。

此一推論，可由民國 12 年上海《婦女雜誌》的資料得到佐證：「一般女子，因為沒有性的知識，所以對生殖器的攝衛，也非常忽略」，「就是中等的生理的教科書中，關於生殖器官的部分，也都略而不論。」<sup>100</sup>由此看來，西醫的月經知識，即使早在 1858 年已透過合信氏的《婦嬰新說》傳入中國，並且自清末開始，學校教育中也有生理衛生課程，但因實施情況不盡理想，所以直到民國 17 年，猶有人感嘆：連「普通學校之生理教科書，對於生殖器的衛生，亦多缺失。」<sup>101</sup>有鑑於此，《婦女雜誌》才會自當期開始，連續刊登〈女子之性的知識〉。該文翻譯自美國紐約伯倫克斯醫院生殖器科科長 William J. Robinson 醫師所著 *Sex Knowledge for Women*，分別對女子生殖器的解剖位置、生殖器的生理、妊娠、分娩、哺乳，以及各種婦科疾病作介紹。此文前

<sup>99</sup> 萬青選，《男女婚姻衛生寶鑑》，頁37。

<sup>100</sup> 晏始，〈女子的性的知識〉，頁66-67。

<sup>101</sup> 珍三，〈關於婦女生殖部分的衛生常識〉，《婦女雜誌》第14卷第9期(上海，1928.09)，頁31。

後連載 7 期(1923 年 3 月至 9 月)，內容幾乎涵蓋女性一生的重要生理歷程及疾病，可說是自清末以來，刊登在雜誌上較專業、且全面的女性生理知識文章。其有關月經部分，大抵涵蓋民初以來各相關文章的敘述；另外，其對女性各生殖器官的介紹，無論是內容或是所附載的解剖圖(參見圖 2)，亦較民初萬青選的《男女婚姻衛生寶鑑》更為詳細，用字遣詞亦較淺顯通暢，有助於一般讀者閱讀、理解。再者，本文對於女性月經與內分泌之關係，也闡述得較為詳盡，提供民眾更加專業的生理知識。<sup>102</sup>

### (三) 讀者對〈女子之性的知識〉的反應

當時《婦女雜誌》上闢有「讀前號」的專欄，作為了解讀者意見的管道。而這篇〈女子之性的知識〉在尚未連載完結之時，即引起許多讀者的迴響。如讀者黃惠民說：

在我們中國，則素來視為晦淫、猥褻，既沒有人敢談，又沒有人能談。……然而在前號上，竟有味辛君所譯〈女子之性的知識〉一文，這不是很屬切要的嗎？我希望登完後更出單行本以供所需。<sup>103</sup>

讀者羅實君也說：自古以來，由於人們對於「性的」事情，都抱有成見，「甚或以為談這些事情有傷道德和風化」，以致一般青年缺乏性知識，「輕者戕害自身的幸福，重者使全家都蒙其惡影響」，「故〈女子之性的知識〉頗切現時需要，並希望以後多介紹這類論述。」<sup>104</sup>另一讀者曾廣勛則說：

我們認為女子的性的不道德和性的不衛生影響及於將來之人種非常之大，在諱莫如深的『性的知識』的中國，〈女子之性的知識〉良為重要。<sup>105</sup>

從這些讀者的反應可知，當時性知識在中國的社會中，仍是一項不能談

<sup>102</sup> William J. Robinson 原著，味辛譯，〈女子之性的知識〉，《婦女雜誌》，第 9 卷第 3 期至第 9 期(上海，1923.03-09)。

<sup>103</sup> 〈讀前號〉，《婦女雜誌》，第 9 卷第 5 期(上海，1923.05)，頁 120。

<sup>104</sup> 〈讀前號〉，《婦女雜誌》，第 9 卷第 5 期，頁 120。

<sup>105</sup> 〈讀前號〉，《婦女雜誌》，第 9 卷第 5 期，頁 120。

論的禁忌，連帶地，屬於性知識範疇的月經，也在禁忌之列。由於讀者對〈女子之性的知識〉反應熱烈，不久，上海商務印書館乃應讀者要求，出版《女子之性的知識》的單行本，以便檢閱。<sup>106</sup>此後，女性生理衛生常識的介紹也經常出現。在〈女子之性的知識〉連載完不到一年之內，《婦女雜誌》又連載〈婦女衛生新論〉，<sup>107</sup>後來此文亦於民國 18 年以書籍方式出版。<sup>108</sup>由此推論，這類書籍在當時的市場反應可能不錯，出版社才會連續出版兩本同性質的專書。

不過，由於這類知識的傳播多限於女性雜誌或婦女專書，整體曝光率還不高，再加上當時有能力(包括學識能力和經濟能力)閱讀雜誌的讀者並不多，所以一般人對於月經仍是懵懵懂懂，一知半解。在蕪湖壽記醫院工作的劉秀蘭，即投書談到當時婦女對月經知識之缺乏：

除了有學識的醫生，若論到「月經」這一個問題，恐怕沒有一人不是抱著一種懷疑；不僅是男子，就是我們女同胞自己，我敢武斷的說一句，也是與男子具有同樣的疑惑呵。<sup>109</sup>

可見，當時婦女生理知識的閱讀市場，仍然有待開拓，而《婦女雜誌》也針對此項商機加以把握，陸續刊出許多相關文章，介紹月經知識，<sup>110</sup>雖然其內容和之前所刊載的文章大同小異，但幾乎所有作者，均將女子的月經視為是女性生理上一種極自然的發展，換言之，月經在這些作者的眼裡，不再是不潔的象徵或是禁忌的話題。另一值得注意的是，自第 11 卷第 5 號開始，《婦女雜誌》又闢「醫事衛生顧問」專欄，聘請特約醫生杜克明及程瀚章，為讀者解決醫學相關問題，並將回答刊於雜誌上；其中有不少民眾就月經的

<sup>106</sup> 《婦女雜誌》，第 15 卷第 4 期(上海，1929.04)，內頁廣告。

<sup>107</sup> 莎勃麗原著，景遜譯，〈婦女衛生新論〉，《婦女雜誌》，第 10 卷第 1 期(上海，1924.01)，頁 270。

<sup>108</sup> 《婦女雜誌》，第 15 卷第 4 期，內頁廣告。

<sup>109</sup> 劉秀蘭，〈月經之生理的解釋〉，頁 850。

<sup>110</sup> 微知，〈婦女性生活上的奧竅〉，頁 71；敬仁，〈月經的障礙及其處理法〉，《婦女雜誌》，第 12 卷第 9 期(上海，1926.09)，頁 49；珍三，〈關於婦女生殖部分的衛生常識〉，頁 31-38；畢霞，〈論經期中的衛生〉，《婦女雜誌》，第 15 卷第 8 期(上海，1929.08)，頁 21-22；徐亞生、潘璿，〈女子嫁前的健康問題〉，《婦女雜誌》，第 15 卷第 10 期(上海，1929.10)，頁 19、21。

疑惑及白帶等病症，向醫生提出詢問。<sup>111</sup>據學者研究，當時「醫事衛生顧問」所收到的相關提問，約占 10%，可說是最重要的項目之一。<sup>112</sup>顯然，許多人對於這種不必出面，就能直接詢問月經這類私密性問題的通訊問答方式，似乎極有興趣。這種方式，後來廣州的《婦女世界》也曾運用，設有「診察室」專欄，「聘各大醫師擔任顧問。歡迎來函詢問，不收費，但以女性為限。」在內容中，常有讀者就經期不準、痛經、白帶等問題提出詢問。<sup>113</sup>

1930 年以後，除了上海的《婦女雜誌》外，其他女性讀物，如上海的《新女性》、《婦女月刊》，北京的《婦女雜誌》、廣州的《婦女世界》等雜誌中，均有月經知識的相關報導。<sup>114</sup>再者，此時的婦科專業書籍也逐漸在市面上出現，<sup>115</sup>對於月經的介紹更為專業，甚至還附有行經期間子宮內膜生理變化的圖解。<sup>116</sup>這些專業書籍的出版，自然為月經知識的傳播帶來更大的影響，對於促進女性對於自身生理的了解不無助益。另外，也有人從犯罪的角度來探討月經。這方面的理論是由義大利學者 Cesare Lombroso(1836-1909)所創建，認為月經會使隱藏於黑暗的邪惡力量受到激發，進而引發犯罪。這種論調一直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sup>117</sup>並為當時的中國人所注意。<sup>118</sup>顯示出時人

<sup>111</sup> 《婦女雜誌》上的「醫事衛生顧問專欄」，自第11卷第5期起至第11卷第7期(上海：1925.05-1925.11)，以杜克明醫生為特約醫生；其後，改由程瀚章醫師主持。

<sup>112</sup> 張哲嘉，〈《婦女雜誌》中的「醫事衛生顧問」〉，頁154。

<sup>113</sup> 〈診察室〉，《婦女世界》，第2卷第2期(廣州，1941.02)，頁56。

<sup>114</sup> 就筆者所見，1930年代以後，女性雜誌介紹月經知識的文章，至少有十多篇，這些文章，在本文多有引用，在此不多贅述。

<sup>115</sup> 如1930年出版的William P. Graves原著，孔美恪等編譯，《葛氏婦科全書》(上海：中國博醫會，1930)；以及1934年洪秀越編著，《妊娠與育兒》(上海：世界書局，1934)。此外，許多女性雜誌上也有月經相關書籍的出版廣告，如1930年12月，上海《婦女雜誌》第16卷第12期，就曾為郭人驥將出版《女性養生鑑》刊登廣告，並預告這是一本採錄近代醫學名師所著婦女衛生知識的專書；另外，1933年3月上海《婦女畫報》第16卷第3期，其內頁廣告也有上海良友圖書公司所出版的王君綱編，《月經的傳說》一書的介紹。

<sup>116</sup> William P. Graves原著，孔美恪等編譯，《葛氏婦科全書》，頁8-15。

<sup>117</sup> Frank Dikotter, *Sex,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a: Medical Sci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xual Identities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p. 41.

<sup>118</sup> 劉秀蘭，〈月經之生理的解釋〉，頁852；郭人驥、鄺人麟合著，《女性衛生》(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頁20。白雲，〈月經與婦女犯罪的關〉，頁18-19。

對於月經的關注，不只限於生理層面，同時還注意到月經時婦女的精神狀態及其犯罪傾向。看來月經不僅不再是禁忌與不潔的象徵，同時且還跨越單純女性生殖系統的領域，成為社會治安的討論話題之一。

#### (四) 中醫之迴響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飽受西醫威脅的中醫，<sup>119</sup>也在西方的月經知識大量出現之際，在一些專門刊登中醫文章的雜誌上，投文討論月經知識。就筆者所見，在 1920 年代以後，已有中醫拋棄過去將「天癸」等同於月經之說法。民國 17 年，以改進傳統女科醫學為宗旨的蘇州《婦女醫學雜誌》，就有文章討論「月經」與「天癸」是否同為一物？中醫女學員汪秋允指出：「近世多以天癸為女子月經，此大誤也。」她的理由是：《黃帝內經》在女子天癸之下，又提到：「丈夫八歲腎氣實，髮長齒更。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瀉，陰陽和，故能有子。」因此，天癸與月事「分明是兩物」。<sup>120</sup>次年春，又有一位男性中醫學員指出：自《黃帝內經》將「天癸」與「月事」相提並論之後，歷代皆以「天癸」為「月經」，「至今猶宗其說，實為中醫之大缺點」。他的理由與汪秋允一樣，認為《內經》中亦提到男子有「天癸」，故「天癸」決非月經，而是「蓋屬男性者，為男精，即精蟲是也；在女性者，即卵珠是也。」<sup>121</sup>顯然，他採用的是中西匯通的方式，以西醫的理論，解釋中醫的固有名詞。不久，又有另一位作者引用西醫「卵珠乃能成胎者也」，「月經」則「為子宮之排泄物」，故《黃帝內經》將「天癸」、「月事」及「有子」（懷孕）三事相接，致後世誤認「天癸」即「月經」，並將「天癸」視為成胎之要素，「殊為中醫之缺點」。<sup>122</sup>

不過，堅持以傳統以經絡血氣之說解釋月經之成因者仍有其人。1934

<sup>119</sup> 相關討論，參見趙洪鈞，《近代中西醫論爭史》（合肥：安徽科學技術，1989）。

<sup>120</sup> 汪秋允，〈女子天癸非月經說〉，《婦女醫學雜誌》，第1期（蘇州，1927冬），頁2。

<sup>121</sup> 萬濟華，〈女子月經非天癸說〉，《婦女醫學雜誌》，第2期（蘇州，1928春），頁13。

<sup>122</sup> 王葆琦，〈論月經非成胎之要素〉，《婦女醫學雜誌》，第4期（蘇州，1928秋），頁5。

年，位於華北、以宣揚中醫國粹為宗旨的天津《國醫正言》即有文章指出：「太衝為血海」，若「衝脈衰，則女子不月也」。<sup>123</sup>同年，該雜誌又有人引用《黃帝內經》「女子二七天癸至」之論，以及傳統中醫「調經論」，闡述調經得當，則「無病而多孕」；<sup>124</sup>同一期雜誌，也有另一位作者深信《黃帝內經》所云：任衝二脈與月事有關，以及傳統「婦人以血」為主之說。<sup>125</sup>至 1935 年仍有人引《黃帝內經》的經脈之論，及「女子屬陰，其血應月」之說，闡述各項婦科疾病與調經之關聯性。<sup>126</sup>

由上文可知，近代西醫月經知識傳入後，當代的中醫或援引西醫理論重新詮釋古代醫籍，或堅持傳統的經脈、陰陽及調經之說。但無論何派，均仍主張月經與女性健康關係至重，不可不慎。如前文所述，常融匯中西醫學的蘇州《婦女醫學雜誌》，其創辦人王慎軒就先後兩次投文指出：「月經不調」則「生育艱難」；<sup>127</sup>「女子以月經為要，人生以子嗣為先，月經不調，必致百病叢生，子嗣不育，便是萬事空虛。」<sup>128</sup>至於前引《國醫正言》諸文，更以調經為女性婦產科疾病之不二法門。

#### 四、經期衛生：以沐浴為中心

月經雖是一個正常的生理現象，但行經期間的確會有若干不適之症狀，如下腹部疼痛、腰酸背疼、胸部腫脹、噁心、情緒煩躁等。傳統中醫對於女性行經時的症狀雖甚少描述，但卻提出一些經期的保養原則。一般而言，中西醫持相同看法者，包括：應有適當之休息、充足之睡眠、均衡之營養、情緒宜平和等。<sup>129</sup>當然，無論是中醫或西醫，其內部都有一些不同的觀點，其

<sup>123</sup> 劉松林，〈論婦人生血之原因〉，《國醫正言》，第1期(天津，1934.06)，頁1。

<sup>124</sup> 劉紹庭，〈婦女經病論略〉，《國醫正言》，第2期(天津，1934.09)，頁39。

<sup>125</sup> 趙晦堂，〈論婦人生血之因〉，《國醫正言》，第2期(天津，1934.09)，頁31。

<sup>126</sup> 吳香國，〈婦科條解〉，《國醫正言》，第7期(天津，1935.12)，頁30。

<sup>127</sup> 王慎軒，〈帶下新論〉，《婦女醫學雜誌》，第1期(蘇州，1927冬)，頁1。

<sup>128</sup> 王慎軒，〈調經種子經驗談〉，《婦女醫學雜誌》，第2期(蘇州，1928春)，頁1。

<sup>129</sup> 這些看法，普遍存於本文所引之中西醫書籍、文章之中。在此不加贅述。

中，又以行經期間是否應該沐浴的看法分歧較大。

### (一) 不可沐浴說

傳統中醫對於經期女性保養的方法，以養氣血、避風寒為主。隋代巢元方就指出：「婦人月水不調，由勞傷氣血，致體虛受風冷，風冷之氣客於胞內，傷衝脈、任脈。」<sup>130</sup>宋代《婦人大全良方》也持此論。<sup>131</sup>明代《普濟方》則認為：婦女在經期內，若情緒暴怒、吹受冷風，均會使經血不順，「變證百出」。<sup>132</sup>以現今對於月經的了解，經絡之說固有其缺陷，但傳統中醫這種「避風寒」的看法，也不無道理。蓋婦女行經時，子宮內膜處於出血狀態，身體抵抗力不免較弱，實有風寒侵入之虞，若不加注意自然會有後遺症。進入 20 世紀，仍有人提倡此一論調：

經期時，若勞碌奔走，稍受風寒，必致子宮內皮發炎，而子宮成病，或經痛，或不能生育，或胃失消化力；又有積脈經水成血囊症者，是以行經時宜靜養精神，安閒身體，避風寒、潮濕，是為至要。<sup>133</sup>

除了靜養之外，作者還特別提醒要「避風寒、潮濕」。這種想法也導致婦女忌諱在行經期間沐浴，民國 19 年，北平就有醫學雜誌警告婦女，在行經中應「停止沐浴」。<sup>134</sup>十多年後，仍有人堅持「在月經期內，因為本身的抵抗力減弱了，所以很容易被風寒所侵襲，並且由此更可以引起種種的子宮病」，因此「婦女們往往在行經的時候，無論怎麼樣的穢垢，也不加以洗滌，一定要等到經行完了的時候才能見水。」<sup>135</sup>

其實，這種情形也存在於西方社會。民國 14 年醫學博士吳興業所翻譯的

<sup>130</sup> [隋]巢元方原著，丁光迪主編，〈婦人雜病諸候一·月水不調候〉，《諸病源候論校注》，卷 37，頁 1082。

<sup>131</sup> [宋]陳自明編輯，[明]薛己補註，〈月水不調方論第五〉，《校註婦人良方》，卷 1，頁 7。

<sup>132</sup> [明]朱橚等編，〈婦人諸疾門·月水不調〉，《普濟方》（北京：人民衛生，1959），卷 332，頁 394。

<sup>133</sup> 沈芳，〈婦女衛生談〉，頁 2-3。

<sup>134</sup> 羅嵩翰，〈月經及月經時之攝生法〉，《醫學週刊集》，第 3 卷（北平，1930.04），頁 86。

<sup>135</sup> 貝雲，〈月經期的衛生常識〉，頁 47。

〈健康與婦女運動〉中，美國的原作者就指出：「普通之婦女，行經時視水為畏途，避之唯恐不及。」<sup>136</sup>另外，出版於民國 23 年的一本妊娠書籍中，也提出西醫禁行全身沐浴，因為：

入浴時血液循環亢進，俄頃之間，可以催起多量的出血；或呈反對的現象，而頓時止血，又恐異物侵入陰道，為各種疾病之原因，故無論何種浴法，在月經期間，均在禁止之列。<sup>137</sup>

這是從血管擴張或收縮之原理，考慮全身沐浴對於行經的影響。即使到了 1940 年代，依然有人認為「經期不可洗滌，不可更換內衣」。<sup>138</sup>然而，忌諱沐浴的結果，卻導致許多婦科疾病的出現。如 William J. Robinson 在〈女子之性的知識〉中就說：「女子都怕在月經中的入浴洗滌」，「女子最可憎的白帶下，往往增重於月經中。」<sup>139</sup>根據醫學研究，白帶與赤帶的成因雖然複雜，然而「不清潔」則是最常見的原因，故民國 11 年醫學士胡定安在上海《婦女雜誌》呼籲：行經期間「清潔最要緊，倘若既然害了這些病，那就應該趕快洗滌」。<sup>140</sup>另外，味辛在翻譯〈女子之性的知識〉的引言中也指出：中國向有「十女九帶」的俗話，是因為「我國女子對於生殖器的衛生素不講究，所以患的人更多。」<sup>141</sup>

## (二)局部沐浴說

因此，有不少作者談到經期如何沐浴的方法。宣統 3 年，瞿鈞就指出：月經時沐浴，水溫不宜過熱，且此時之清潔目的，在於潔淨外陰部，所以只要用深及腰部的「腰湯」即可。<sup>142</sup>不過，早期關於經期清潔沐浴的論述相當

<sup>136</sup> 摩休爾著，吳興業譯，〈健康與婦女運動〉，頁1501。

<sup>137</sup> 洪秀越，《妊娠與育兒》，頁15。

<sup>138</sup> 孫家壽，〈婦女衛生〉，《婦女月刊》，第2卷第1期(上海，1942.06)，頁36-37。

<sup>139</sup> William J. Robinson原著，味辛譯，〈女子之性的知識〉，頁114。

<sup>140</sup> 胡定安，〈婦女界的普遍病〉，《婦女雜誌》，第8卷第8期(上海，1922.08)，頁82。

<sup>141</sup> William J. Robinson原著，味辛譯，〈女子之性的知識〉，頁108。

<sup>142</sup> 瞿鈞，〈婦女之衛生一斑〉，頁20-27。

少見，而且簡短，<sup>143</sup>直到 1910 年代末期，才出現較為詳細的論述。一篇名為〈月經之衛生〉的文章中，曾呼籲「月經期間切勿沐浴」，以免「血液循環亢進，出血必多」，「而陷於全身貧血」。因此作者建議：月經期內，最好以溫水洗滌外陰。至於陰道灌洗，「切不可嘗試」，因「月經期內子宮口開大，一切病原體最易隨洗滌液侵入，而為子宮內膜炎之原因。」<sup>144</sup>此文內容由經期內子宮的生理變化著手，說明病菌容易侵入造成子宮內膜炎，所以僅建議以溫水進行局部清潔。另一方面，也有人進一步從經期中生理環境改變的角度，提醒女性：月經期間，由於子宮粘膜破潰，因此其對於病原菌侵入的抵抗減弱；再加上此時陰道內的分泌液，由原本具有殺菌力的酸性，因受到月經分泌物的中和而「變為亞爾加里性(筆者按：應是指 alkali, 鹼性)，益利細菌發育，遂得大發其炎。」故作者也反對全身沐浴，以免引發陰道炎，仍建議進行外陰局部清洗，以防經血與外陰的皮脂腺、汗腺等分泌物混合後，成為細菌繁殖的溫床。<sup>145</sup>當時不少關於經期衛生的文章，其對於行經時應否沐浴的態度，多傾向於禁止全身沐浴，尤其是禁止盆浴，而鼓勵行外陰局部清洗。不過，這些文章多半也會建議：在月經完畢後，應進行全身沐浴。<sup>146</sup>

### (三) 全身沐浴說

至於主張全身沐浴者，則多屬外國的翻譯作品，如 William J. Robinson 原著的〈女子之性的知識〉中，除了提醒讀者勿行冷水浴、游泳外，並未禁止以溫水沐浴。<sup>147</sup>另外，民國 14 年醫學博士吳興業所譯美國女醫摩爾的〈健

<sup>143</sup> 如民國 7 年 7 月的〈婦人之衛生〉一文，其對於經期的清潔，只以「每日須以溫水淨洗數次，洗後以柔輦之布帛拭乾之。」短短數字論之。見叔子，〈婦人之衛生〉，頁 1。

<sup>144</sup> 真和，〈月經之衛生〉，頁 5。

<sup>145</sup> 珍三，〈關於婦女生殖部分的衛生常識〉，頁 32-35。

<sup>146</sup> 主張經期僅能進行局部清洗的文章不少，如：畢霞，〈論經期中的衛生〉，頁 21-22；巽，〈月經時應注意的事項〉，頁 41；松山亥三推著，黃佩華譯，〈處女時代之衛生〉，頁 47；擇誠，〈月經〉，頁 56；孫家壽，〈婦女衛生〉，頁 37；貝雲，〈月經期的衛生常識〉，頁 47。

<sup>147</sup> William J. Robinson 原著，味辛譯，〈女子之性的知識〉，頁 114-115。

康與婦女運動〉一文，更直接指出：「經期婦女沐浴，宜勤不宜少」，<sup>148</sup>與多數人「禁行沐浴」的觀念有相當大的不同。至於中國人主張應進行沐浴者，較早見於民國 18 年的〈女子嫁前的健康問題〉一文：「月經期內，應多洗熱水浴，浴後並宜用乾布周身摩擦。」<sup>149</sup>這位作者所重視的，仍不脫傳統預防風寒的想法，因而主張只要以熱水浴身，且浴後以乾布擦乾即可。至 1940 年代，中國人雖有主張行全身沐浴者，但從文章內容看來，其觀點顯然是沿襲 William J. Robinson 的說法，其所強調者均與〈女子之性的知識〉的內容相同。<sup>150</sup>

然而，為何此時中外人士對於經期沐浴的主張如此南轅北轍呢？筆者認為，除了傳統認為經期不可受寒的因素外，可能還和中西的沐浴設備及習慣不同有關。西方在 19 世紀中葉以後，開始出現蓮蓬頭，<sup>151</sup>有利於婦女在月經期間，以較不易造成感染的淋浴方式進行全身沐浴。相對地，傳統中國由於用水取得困難，直到 20 世紀中葉，自來水設施仍未普及，<sup>152</sup>有蓮蓬頭設施者也不多，更何談淋浴？再者，中國人家中少有獨立浴室者，一般婦女也不常沐浴。根據調查，20 世紀上半葉中國一般婦女每月的洗澡次數約在 1-3 次不等，<sup>153</sup>且多在 6 至 9 月，以「坐在澡盆內」的盆浴為主。<sup>154</sup>而婦女生殖器的逆行性感染，主要是在進行陰道灌洗或盆浴時較容易發生。因此，當時的相關文章才會屢屢提醒中國婦女，在行經期間千萬不要進行陰道灌洗及全身沐

<sup>148</sup> 摩休爾原著，吳興業譯，〈健康與婦女運動〉，頁1501。

<sup>149</sup> 徐亞生、潘璿，〈女子嫁前的健康問題〉，頁19、21。

<sup>150</sup> 右，〈婦女最應注意的事〉，頁60-61。

<sup>151</sup> 參見Maureen Ogle, *All the Modern Conveniences: American Household Plumbing, 1840-1890*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67-68. Klaus Kramer等著，江帆等譯，〈歐洲洗浴文化史〉(海口：海南，2001)，頁98-110。

<sup>152</sup> 參見周春燕，〈清末中國城市生活的轉變及其衝突——以用水、照明為對象的探討〉(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頁16-30。

<sup>153</sup> 李文海主編，〈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城市(勞工)生活卷〉(福州：福建教育，2005) 上冊，頁144。

<sup>154</sup> 亦可，〈女子浴室普及運動芻議——二萬萬女性清潔問題〉，《中國婦女》，第1卷第12期(上海，1940.11)，頁12-13。

浴，只要以局部清潔即可。

## 五、新式月經用品的出現

對大多數婦女而言，生理期的不適，除了痛經、情緒容易煩躁等變化外，最普遍的經驗要算是行經時所造成的不便了。由於子宮內膜碎片的剝落，致使經血由體內排出，因此如何承接經血、以及如何防止經血沾污衣物，便成了所有婦女所頭痛的問題了。

### (一)傳統的月經用品

據醫書所載，古代婦女多以布料作為承接經血之物。如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就有「取女子月事布」治病的記載。<sup>155</sup>唐代《備急千金藥方》亦有取「童女月經衣合血燒末」，和酒服食以治霍亂的醫方；<sup>156</sup>而《本草拾遺》中類似的內容也不少。<sup>157</sup>可見古代婦女承接經血之物，以布料居多。這種月事布(又稱「月經布」、「月經帶」、「月經衣」)，直到近代仍是婦女生理用品的主要材料。民國19年《婦女雜誌》就有文章提到：

月經帶，這是與身體有直接關係的，最宜清潔。用時最好先經消毒，用後尤須洗滌潔淨、曬乾，方可復用。可是世俗無識之人，多以此為污物，不加注意，大都拋棄在不潔的地方。這是何等危險的事！因為不潔的地方，即為毒菌聚集之處，一旦取用，恐患亦可由此而起呢！<sup>158</sup>

另外，民國21年杭州的《醫藥衛生月刊》也說：當時婦女常在月經期間「以不消毒、很齷齪的騎馬布(俗語)及紙屑棉花等，塞在陰戶處」，以致細菌侵入。<sup>159</sup>數月後，同一雜誌又有文章指出：「關於月經衛生的月經布，

<sup>155</sup> 馬繼興，《馬王堆古醫書考釋》(長沙：湖南科技，1992)，頁498。

<sup>156</sup>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藥方》(台北：宏業，1995)，頁368。

<sup>157</sup> 陳貴廷主編，〈人部·婦女月水〉，《本草綱目通釋》下冊，卷52，頁2216。

<sup>158</sup> 畢霞，〈論經期中的衛生〉，頁21-22。

<sup>159</sup> 徐志勉，〈婦女經期之攝生〉，《醫藥衛生月刊》，第4期(杭州，1932.11)，頁22。

我國婦女往往認為它為穢褻的，不肯給人看見，洗的時候，大多在晚間，洗淨即曬於陰僻之處，這樣假使有蟲蛇經歷，豈不危險？」<sup>160</sup>從以上引文可知，至 1930 年代，中國婦女仍多以布料作月經帶。這可能與月經布所用布料不多，以舊衣、破布或裁衣所剩的布料即可，且取得並不困難有關。另外，布料又具有便於清洗、可以重覆使用的優點，所以對於比較節省的婦女來說，以布料作為月經帶的材質，應該是最為經濟簡便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上引兩文都提到：由於世人將月經帶視為污物，不肯給人看見，因此只能夜間洗濯，並且也不便將之置於太陽底下曝曬、殺菌，反將其置於陰暗、不潔之處，甚至可能有蛇蟲爬過，極不衛生。除了晾晒不便的缺點外，布製的月經帶使用時，還有許多不適之處。據翁玲玲在 1990 年代末所做的訪談，臺灣一位大家族出身，年約 60 多歲、當過小學老師的林媽媽曾回憶說：「過去婦女在行經時，一般都用粗布，縫成厚厚的一塊，綁在腰上。不但吸水性差很容易滲露出來，而且硬硬的一塊，走路走多了兩胯及下體常會被磨破，很不舒服。」<sup>161</sup>

除了用布層層疊疊作為月經帶之外，有些婦女的月經帶，則是以布裹著草紙而成，<sup>162</sup>甚至有人以穢布或草紙直接填塞於陰道，使其吸收血液。<sup>163</sup>然而，這種草紙的製造過程卻極不衛生。以浙江寧波為例，這種草紙多以稻桿或麥桿煮泡之後製成，故多稱之為稻桿紙，俗稱草紙、<sup>164</sup>坑邊紙、毛紙，雅稱手紙、便紙、衛生紙。<sup>165</sup>這種草紙，除了製作過程不衛生之外，使用起來也相當不舒服，因為這種草紙的觸感多半「粗硬」、<sup>166</sup>「很容抄傷陰部」。<sup>167</sup>民國 24 年上海《婦女月報》就曾刊登一則標題為「夜半無人私語時」的女用藥

<sup>160</sup> 董志仁，〈衛生講話：個人衛生·婦女〉，《醫藥衛生月刊》，第7期(杭州，1933.02)，頁21。

<sup>161</sup> 翁玲玲，〈漢人社會血餘論述初探：從不潔與禁忌談起〉，頁112。

<sup>162</sup> 董志仁，〈衛生講話：個人衛生·婦女〉，頁21。

<sup>163</sup> 郭人驥、鄺人麟合著，《女性養生鑑》(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頁34；郭人驥、鄺人麟合著，《女性衛生》，頁26。

<sup>164</sup> 〈物產下·稻桿紙〉，《(光緒)鄞縣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光緒3年(1877)刊本)，卷72，頁32a。

<sup>165</sup> 杭州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杭州工商史料選》(杭州：浙江人民，1988)，頁193。

<sup>166</sup> 郭人驥、鄺人麟合著，《女性養生鑑》，頁34。

<sup>167</sup> 董志仁，〈衛生講話：個人衛生·婦女〉，頁21。

棉廣告(參見圖3)，其中有一段話說：

我不幸，生為女子，每遇經期，潮濕可厭，襯紙粗硬，觸肌如刺。精神之痛苦，局外人不知也。<sup>168</sup>

廣告中對於所謂的「襯紙」並無進一步的說明，只以「粗硬」加以形容。不過，若對照同年6月上海《婦女月報》的一則「順利帶」(SANITEX)廣告，則答案不難察覺。其廣告內容提到：

須知月經來時，務須注意清潔，尤當注意所用之經帶。我國婦女，均用草紙。不知草紙乃由稻草、破布所製，將成之時，露天曝曬，蟲集塵揚，微菌寄跡其上者，不知凡幾。月經來時用之，安能不受其害？<sup>169</sup>

可見，即使到1930年代仍有不少婦女以「草紙」來承接經血。至於使用草紙的感受，從廣告中的用詞——「粗硬」、「觸肌如刺」，以及會造成「精神之痛苦」等，其製作不良是可以想像的。SANITEX 這則廣告，雖有可能為了商品的推銷而誇大草紙的粗糙，但草紙製造過程中，多半露天曝曬，而未經消毒，用以做為直接接觸女性私處的生理用品，其衛生自然堪慮。

另外，也有婦女以棉絮堵塞陰道用以吸收經血。清末因請願運動而被發配新疆的溫世霖(1870-1934)，在宣統3年(1911)年初途經甘肅平番時，曾述及當地「婦人天癸至，以棉絮堵塞。每至秋收，婦女亦下田工作，襠中時見經潮，殊不雅觀。」<sup>170</sup>可見，具有柔軟、吸水等特性的棉花，也是舊時中國婦女承接經血的材質之一。不過，棉絮雖然吸收力強，同時也比布料柔軟，但倘若單用棉絮而無其他固定遮擋之物，時間一久，則尤不免有滲漏之虞，因此溫世霖才會看到甘肅婦女下田工作時，經血外露的窘態。其實，這種將棉花塞入陰道吸收經水的行為，對婦女而言是相當危險的動作，因為這一由外塞入異物的侵入性動作，很可能會引發逆行性感染，導致骨盆腔其他生殖器的發炎與病變。為了防範這種不幸發生，瞿鈞建議婦女最好以消毒棉襯裡，「外

<sup>168</sup> 《婦女月報》，第1卷第4期(上海，1935.05)，封底廣告。

<sup>169</sup> 《婦女月報》，第1卷第6期(上海，1935.07)，封底廣告。

<sup>170</sup> [清]溫世霖，「宣統三年二月初六日」條，《崑崙旅行日記》(天津：天津古籍，2005)，頁88。

端不入陰戶為佳」的方式來承接經血。此外，他還大力提倡西式的月經帶：

嘗考各國婦女所用之月經帶，莫如歐西婦女使用者，為最便利。其帶之構造，乃以布為之，若小兒用之尿布而狹者，當陰戶之前，附有橡皮紙，使此橡皮紙覆於陰戶前，袋有棉之一茄，船一袋，而縛之可也。今日本婦人亦有用之者。余觀我國所用之月經帶，硬而粗，能不有害衛生乎？<sup>171</sup>

文中所指的月經帶以橡皮紙為襯，可防止經血漏出，且襯固於陰戶之前，僅用於體外，不只衛生，且較無後遺症，因而頗受作者肯定。根據筆者尋獲彼時國外的月經帶，指的主要是固定承接經血用物的用具(參見圖4)。至於中國，則可能是用前文所述的那種未經消毒的破布或草紙，下襯以粗布綁在腰部，甚至將之直接塞入陰道，故瞿鈞提醒才會讀者：「能不有害衛生乎？」

## (二)新式月經用品的出現

時至 1920 年代，中國出現了新式的月經用品。民國 11 年曾有文章提及，杭州市面上有「三友實業社」製作的「柔軟的月經布」，置於藥房出售。可惜該文只提及此一名稱，並無其他詳文或附圖，故無法得知其實際材質及樣貌。<sup>172</sup>民國 24 年，上海又出現該社出品之女用藥棉，標榜「經濟合用，舒服萬分」，甚至還強調使用後「直接有益衛生，間接促進兒童健康」。<sup>173</sup>顯然，廣告商除了以舒適為訴求外，還配合清末以來中國人「強國強種」的理念，暗示女性使用其產品，不僅能增進自己的健康，同時也為國家子嗣的強健盡一份心力。

除了三友實業社外，民國 11 年上海的廣育產科醫院，也在《婦女雜誌》刊登「新出改良女子衛生布」的廣告(參見圖5)，標明其衛生布經過消毒滅菌，有別於傳統婦女所使用的草紙，有利於婦女經期的衛生保健，較無發炎、感

<sup>171</sup> 瞿鈞，〈婦女之衛生一斑〉，頁20-27。

<sup>172</sup> 董志仁，〈衛生講話：個人衛生·婦女〉，頁21。

<sup>173</sup> 《婦女月報》，第1卷第4期(上海，1935.05)，封底廣告。

染之虞。因此，廣告上才打著「凡用此布，可以衛生，得免白帶、痛經之患。如向有此症，亦得除根」。<sup>174</sup>由這些內容推想，這種新式月經布應是指直接接觸外陰，承接經血的部分。雖說其廣告內容稍有誇大，但與過去那些以稻草、破布為材料，且未經消毒的草紙相較，這種新式月經布確實是比較衛生。不過廣告中也提到，由於「事經創始」，因此許多年長的婦女，不免「見而駭怪」！<sup>175</sup>所謂的「創始」，不僅是因為這種新式月經帶的製法與傳統有所不同，而且也與中國一向將月經視為羞恥隱諱之事有關，故對於直接接觸女性私處的月經布鮮少提及。如今，這一用品卻堂而皇之地在雜誌上公開廣告，並且在各大藥房及醫院中公然販售，難免讓一些年長婦女感到不可思議！為此，廣告中特別呼籲：希望「各界有學識之女子，及平時講求衛生者試用提倡」；也就是說，其主要的訴求對象是當時的女知識分子，希望由這些社會評價較高的人帶動風氣使用之。

與中國一樣，早期歐美各國婦女，也都用月經布以承接經血。直到 1925 年，大部份的美國婦女仍穿戴著由布片(diaper)做成的月事布。1896 年，Johnson & Johnson 公司雖曾生產了首批商業性可拋棄的護墊(pad)，但因當時社會還不能接受這一產品，最後這種護墊也就在市場上消失了。<sup>176</sup>一次大戰期間，Kimberly-Clark 公司用木質纖維替代棉花來生產手術用紗布，因吸水性佳，且能有效抑制寄生蟲大量出現，護士順手把這種木質纖維做成的紗布，用作自己的月經護墊，效果良好。至 1920 年 Kimberly-Clark 公司決定大量生產 Kotex Sanitary Napkins，新式月經帶正式出現在市面上。最初幾年，公司營銷的是可重複使用的衛生巾，它是由幾層方形的紗布軟墊所組成。這種產品因吸水量是棉花的五倍而大受歡迎，婦女們也對其便利反應良好。<sup>177</sup>爾後，

<sup>174</sup> 《婦女雜誌》，第8卷第6期(上海，1922.06)，內頁廣告。

<sup>175</sup> 《婦女雜誌》，第8卷第6期(上海，1922.06)，內頁廣告。

<sup>176</sup> Janice Delaney, Mary Jane Lupton & Emily Toth eds., *The Curse: A Cultural History of Menstruation*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INC, 1976), pp. 108, 116.

<sup>177</sup> Vern L. Bullough & Bonnie Bullough 原著，戚堅衛譯，《性態度：神話與真實》(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頁125。

Kotex 與同廠出品的 Kleenex，成爲大家所熟知的生理用品。而在 1927 年，Johnson & Johnson 公司捲土重來，也生產了 Modess 衛生帶。此後，這兩家公司成爲全美主要的月經帶製造商，直至 1961 年 Scott Paper Company 生產了 Confidets，才又出現另一競爭對手。<sup>178</sup>

在 Kotex Sanitary Napkins 出現於美國市面上之後，此一商品也在數年後輸入中國。民國 17 年 5 月，《婦女雜誌》上出現了 Kotex Sanitary Napkins 的廣告(參見圖 6)，其主要訴求是「安全爲第一——婦女衛生應遵守醫生勸告」，將醫生的專業置於廣告之首，並指出：「家製月經褥，害多利少，不衛生、不安全，有妨衛生」，而 Kotex Sanitary Napkins 則「質地細軟，服之舒適」，並且還針對婦女最擔心的經期煩惱，指出其產品「裁製合度，不易爲人覺察」，且吸收力強，又可除臭，用後即棄，不需洗滌。<sup>179</sup>次月，Kotex 又在上海《婦女雜誌》上刊登廣告，強調其產品「可使婦女於經期中有最大之自由，無一切之煩惱」。<sup>180</sup>至 7 月份，又以「就醫生而問之」爲標題做廣告(參見圖 7)，聲稱：

就醫生而問之，醫生將曰：「經期之中，宜用『高泰絲』。此乃新式科學的衛生月經帶也。」故時下婦女，泰半改用「高泰絲」月經帶，不復再用有損健康之自製月經褥矣。「高泰絲」月經帶質料最軟，其吸收液汁力，足能十六倍其重量，用過即可棄去。式樣合度，寬緊貼體，既感舒適，復難覺察，而且服時又可除臭，更免種種煩慮。<sup>181</sup>

顯然，Kotex Sanitary Napkins 相當了解時代脈動與婦女的需求，其行銷手法包括：先利用近代以來人們積極提倡的科學觀念作爲訴求，然後再配合其產品的優勢作廣告。至於其產品的優點，大致可歸納爲：大小合宜，質料柔軟、舒適，且吸收力高於一般綿製月經帶，用後即棄，不僅省事，且無發臭之虞。這些優點，恰恰是舊式月經布的缺點，也是婦女經期中最大的煩惱，

<sup>178</sup> Delaney, Lupton & Toth eds., *The Curse: A Cultural History of Menstruation*, pp. 108, 116.

<sup>179</sup> 《婦女雜誌》，第14卷第5期(上海，1928.05)，內頁廣告。

<sup>180</sup> 《婦女雜誌》，第14卷第6期(上海，1928.06)，內頁廣告。

<sup>181</sup> 《婦女雜誌》，第14卷第7期(上海，1928.07)，內頁廣告。

以此為訴求，自然對婦女具有一定的說服力。

稍後，Johnson & Johnson 公司所生產的慕黛史(Modess)衛生衲廣告(參見圖 8)，也在民國 19 年 8 月後，頻繁地出現於上海的《婦女雜誌》上，宣稱「慕黛史是解放婦女因月事受舊時習慣的束縛，而得有舒服自由快樂的生活。」<sup>182</sup>此後，這則廣告不斷出現在上海《婦女雜誌》上，除了與 Kotex 一樣強調產品的吸水性及舒適性外，Modess 衛生衲還表明：其產品有一面不吸水，能有效防止經血滲漏；再者，該產品還有「維摩暗香粉」可供選用，有助於抑制經血的臭味外溢。最後，Modess 還標明其衛生衲是由紗布和棉花所製，由此推想，當時新式月經帶的材質可能大致相同。

雖然「高泰絲」和「慕黛史」均強調其產品優良，能帶給女性最大的舒適度，但到底何者較佳呢？1930 年代美國的消費者聯盟(Consumers Union)曾對 20 多種廠牌的月經帶，依據其吸收力、舒適度與乾爽防漏能力這 3 個標準做測試，結果被評為最好與最經濟的，分別是 Veldown、Modess、Belfair，Kotex 則評價甚差，因為其月經帶並不能防止滲漏。於是，Kotex 立即展開大減價促銷，其它廠家也陸續跟進，一些廠商因價格與生產成本之間不成比例而倒閉。<sup>183</sup>這可能是後來 Kotex 在美國的市場佔有率之所以相當高的原因。由此看來，Kotex 的廣告或許有誇大之嫌，而 Modess 用起來可能還是比較好的。

除了 Kotex、Modess 之外，其他廠牌的月經帶，也出現在市面上。民國 20 年 11 月的《婦女雜誌》，內頁廣告中就有茂華製藥公司所生產的「康福衛生棉衛生帶」(Comfort Sanitary Napkin & Belt)。該廣告以「保全婦女生命安全，增進健康幸福」為題(參見圖 9)，強調「婦女之衛生問題，以經期為最重要」，因為「若不細心維護，不特不雅觀，且子宮每易受毒，因而百病發生」，甚至會「有生命之危險」。因此建議婦女在經期中，應慎選月經吸收物。當然，該廣告也是標榜其產品是經過「最新科學方法」所生產的，不僅衛生舒適，

<sup>182</sup> 《婦女雜誌》，第10卷第8期(上海，1930.08)，內頁廣告。

<sup>183</sup> Bachel Lynn Palmer & Sarah K. Greenberg, *Facts and Frauds in Woman's Hygiene: A Medical Guide Against Misleading Claims and Dangerous Products*(New York: The Vanguard Press, 1936), pp. 37-39.

且吸收力佳，無沾污或行動不便之虞；較特別的是，該公司還出產衛生帶作為固定衛生棉之物，令婦女使用起來更無後顧之憂。<sup>184</sup>另外，民國24年6月的上海《婦女月報》上，也有上海英商老晉隆洋行代理的「順利帶」(SANITEX)的廣告。其內容提到：

我國婦女，所以未能如歐美女子之強者，因其不注意個人衛生之故，如月經來時，每不知合法之處理，即其一例。……歐西婦女則不然，月事期內，均用消毒棉花製成之月經帶，著之輕軟舒適，行動自如，而且清潔異常。今為保護我國婦女健康起見，特用中國棉花加以消毒，製成新式順利衛生月經帶。<sup>185</sup>

這一順利帶廣告，除了訴諸厚薄適中及不外漏的特性外，還特別比較中西婦女因衛生習慣不同，以致身體強弱有別，「為保護我國婦女健康」，「特用中國棉花」等字眼，訴諸愛國情緒，以刺激購買慾望。

另外，民國27年上海市面上又出現由美商龍和洋行總經理的「坦白內用月經擋」，該產品號稱是「美國醫學界之空前發現，完全與普通月經帶不同」，因為「係局部塞用，故可不受束縛，無需襯墊，絕對自由，絕對隱密」。可見，1930年代末期中國已出現塞入型之衛生棉條。除了以文字敘述外，該廠商還附贈試用卷吸引顧客上門。<sup>186</sup>次年，該產品又在上海的兩家雜誌上刊登附有圖畫的廣告，其訴求重點仍在強調：使用時具高度的隱密性，即使穿著輕便也「決無降突形跡」之窘況；<sup>187</sup>次月，在另一雜誌上，該產品更在廣告圖片上以穿著輕薄、緊身，且正從事於各項運動的健康女性為形像，表示此產品使用時「絕不生磨擦刺激等痛苦」，並指稱是「早經歐美女子公認之經期聖品」。(參見圖 11)<sup>188</sup>兩年後，該公司所刊載的廣告，除了強調「使用簡便」之優點外，

<sup>184</sup> 《婦女雜誌》，第17卷第11期(上海，1931.11)，內頁廣告。

<sup>185</sup> 《婦女月報》，第1卷第6期(上海，1935.07)，封底廣告。

<sup>186</sup> 「坦白月經擋」廣告，《家庭》，第5卷第3期(上海，1938.10)，頁88-89。

<sup>187</sup> 「坦白月經擋」廣告，《家庭》，第5卷第1期(上海，1939.06)，頁53。

<sup>188</sup> 參見白露(Tani E. Barlow)原著，苗延威譯，〈有所需求：一九二〇年代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女性〉，頁231。

又以西洋女性的照片取代以往的漫畫，配合文字指出：「現代婦女，已享受坦白內用月經擋之新舒適」，並在廣告末尾表明：該產品「行銷全球六十三國，銷售一萬五千萬條」。這則廣告，似乎企圖以「西洋」女性的圖像，對照「現代」兩字的文字敘述，並配合數據的科學統計暗示：進步科學的現代女性，應該使用以「由醫士發明」的新式月經產品，以求和世界各文明諸國的女性並駕齊驅。另，這則廣告還有一特別之處，即強調該產品「分有三種大小」，<sup>189</sup>這是之前所有的新式月經用品，所未曾見到的特色。(參見圖 12)

### (三)新式月經用品的價格與普及情形

雖然早在 1920 年代，中國市面上已經出現許多新式的月經帶，但其使用比率或許不會太高，如前述的三友實業所販售的現成「柔軟月經帶」，「祇有少數婦女去購買」，當時還有提倡注意婦女衛生者指出這種現象「真是莫名其妙！」<sup>190</sup>之所以如此，其原因除了與大多數婦女仍「以為月經乃一可恥之名詞」，<sup>191</sup>因而不敢公然至藥局或百貨公司購買外，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應是跟經濟能力有關。從中國出現的第一代新式月經布——民國 11 年廣育醫院所自製的衛生布來看，其價格是「每盒一元，每打十元。大盒兩元，每打念元。」<sup>192</sup>其中雖未言明每盒數目若干，但若對照此時的物價，則其價格可能極高。以上海民國 14 年的物價為例，其時一名男教師的年收入約為 1200 元，而一位在縣立女師求學的學生，其全年學費為「百餘元」，至於婢僕的薪金，則一年約為 30 元(但未言明是幾名婢僕的薪金)。<sup>193</sup>同年，另一資料顯示：一個僱得起傭人的家庭，其家中每人每月的食費，平均約 6 元；而一名女僕的每月工資是 2 元。<sup>194</sup>至於中下人家，則其收入更差，一位署名為 PL 的作者，在民國 14 年 7 月投

<sup>189</sup> 「坦白月經擋」廣告，《家庭》，第9卷第3期(上海，1941.08)，頁79。

<sup>190</sup> 董志仁，〈衛生講話：個人衛生·婦女〉，頁21。

<sup>191</sup> 《婦女月報》，第1卷第6期(上海，1935.07)，封底廣告。

<sup>192</sup> 《婦女雜誌》，第8卷第6期(上海，1922.06)，內頁廣告。

<sup>193</sup> 培華，〈女學生的家庭狀況〉，《婦女雜誌》，第11卷第6期(上海，1924.06)，頁1085。

<sup>194</sup> TS，〈我家的經濟狀況〉，《婦女雜誌》，第11卷第7期(上海，1924.07)，頁1270。

稿云：「我們家裡大小一共 7 人，但有生產力的祇有家長一人」，因此每月只有「二十餘元的收入」，「對於這區區二十餘元的收入，支配適當，有時也許有餘」；根據作者的描述，其一家 7 人，每月的平均伙費「十元已足分配」；「大妹、二妹則在初小讀書，費用至多一元。」<sup>195</sup>看來，經濟狀況非中等以上的婦女，若想要使用這種新式的月經布，大概是一種奢侈的夢想吧？

再者，雖然 Kotex 或 Modess 等新式月經帶均未標明售價，但它們都是由國外進口，價格自然不菲；事實上，從這些進口月經帶的廣告圖片中也不難發覺，其鎖定的消費群，主要以經濟條件較佳的婦女為主。首先，當時具有識字能力的婦女不多，有之，亦多為經濟環境較佳的女子；再者，圖中的女子不是剪著俏麗短髮的新女性(見 Kotex 月經帶廣告)，就是穿著禮服與男士共舞(見 Modess 衛生衲廣告)，或是從事各項西方運動的時髦女子(見 TAMPAX 月經帶廣告)。而當時有能力作這樣裝扮或從事這些活動的女性，不是中上階層的婦女，就是生活於燈紅酒綠、追求時髦的舞女，而這兩種女性的經濟能力，普遍要較一般婦女來得寬裕些。

此外，這些新式月經帶都強調「用過即丟」，這對於一向節儉的中國婦女而言，可能會覺得有些浪費吧？因為一般婦女甚至還有「以木屑包布，作成小枕狀者」，用以栓塞陰道的。<sup>196</sup>而這種情形，直到民國 29 年仍有雜誌提及：

月經帶有紗布製，棉花製，和用布包木屑做成小枕的，也有用精製棉或紗布栓塞，而使它吸收血液的。以清潔為第一條件，染污後就要更換、消毒。一般女性都以草紙和陳舊破布做月經帶，裡面往往有無數細菌附著。<sup>197</sup>

可見，1940 年代的中國女性，雖已有紗布、棉花等作成的新式月經帶，但這可能只是一小部分女性的一個選擇而已；因為當時大部分的婦女所用的月

<sup>195</sup> PL，〈我家的經濟狀況〉，《婦女雜誌》，第11卷第7期，頁1273-1274。

<sup>196</sup> 郭人驥、鄺人麟合著，《女性養生鑑》，頁34；郭人驥、鄺人麟合著，《女性衛生》，頁26。

<sup>197</sup> 俊，〈女性衛生〉，《新女性》，創刊號(上海，1940.10)，頁23。

經帶，仍是以草紙、破布為多。同年 11 月，北京的《婦女雜誌》上也有作者提到：

月經帶必須十分潔淨，我國鄉下一般婦女，她們的月經帶都是污穢的破布，或粗糙的草紙。<sup>198</sup>

另外，民國 30 年 2 月廣州的《婦女世界》中，也有文章提及：當時有婦女以棉花吸納經血。<sup>199</sup>由此看來，大部份的中國婦女，其實還是以使用舊式的月事布、草紙及棉花為多。

事實上，在物資缺乏的抗戰期間，曾有知識分子將日本自製月經帶的方法譯介過來。民國 29 年年底，北京《婦女雜誌》上曾刊文介紹日人製作月經帶的方法，並附圖參照。同時，還提到衛生的月經帶，必須要以便於洗濯與乾燥為第一考量。當時市面上雖有橡膠之月經帶出售，但「其邊縫易污，淨洗不易，院舍狹小之家，晒晾不易，且濕氣著於皮膚，尤易罹疾。」故作者建議使用清潔之舊布料為宜。文中也教導旅用丁字帶之製作方法(圖 13，右邊)：

取布按適宜尺寸裁剪，上穿以帶，如丁字形，此法最為簡單，其間鋪以棉花(劇者可加用油紙，以期安全)棉花不可少動，以免浸出之虞；且旅行時須攜帶漂白粉，以便洗濯清潔，晒時將帶取下，以避人目，長年旅行之婦女，總以清潔及經濟為重要。<sup>200</sup>

並且還介紹以舊絨或舊毛布做成之保溫用之衛生帶(圖 13，左邊)，以備「有冷症之人」於經期中使用。<sup>201</sup>黃佩華譯介此文，其用意應該是要提醒中國婦女注意不透氣的橡膠衛生帶的缺點。因為 1940 年代，市售的月經帶似乎以「橡皮月經帶」為主，<sup>202</sup>故作者有此提示。至於文中所談到的自製衛生帶的方法，對於中國婦女來說，或許意義更大。畢竟對正值抗戰、物資缺乏，且普遍不

<sup>198</sup> 巽，〈月經時應注意的事項〉，《婦女雜誌》，第 1 卷第 3 期(北京，1940.11)，頁 41。

<sup>199</sup> 周樂文，〈女子性的刺激與子宮出血之關係〉，頁 57。

<sup>200</sup> 松山亥三推著，黃佩華譯，〈處女時代之衛生〉，《婦女雜誌》，第 1 卷第 2 期(北京，1940.10)，頁 50。

<sup>201</sup> 松山亥三推著，黃佩華譯，〈處女時代之衛生〉，頁 50。

<sup>202</sup> 文潔，〈從行經到生產〉，《婦女雜誌》，第 4 卷第 8 期(北京，1943.08)，頁 32。

太富裕的中國婦女而言，自製應該是比較實際的辦法，而告以正確的衛生帶做法，當然也就相對重要。

## 六、結論

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由於月經與女性孕育生命的能力有關，再加上經血本身不潔的外觀，及其貼近女性私處之故，因此多數人對於月經都存有一分畏懼與羞恥感，而這種心理在一向嚴於男女之防的中國社會更是明顯。對古代的中國人而言，月經一向是個令人難以啓齒的話題，即使生病延醫時也是如此。儘管絕大多數婦女的一生中都曾經歷過它，儘管不在少數的男人也都知道它，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中國人對於月經的態度，卻仍是曖昧不明、隱諱不言的。

這種情況，隨著晚清大環境的變遷才稍有改變。當清末中國面臨空前危機時，知識分子開始反省中國衰弱的根本原因。他們從天演論闡釋出「強國強種」的理念，注意到女體與國族的關係。於是，與女性健康習習相關的月經也逐漸受到重視，一些知識分子開始在雜誌上介紹相關的知識。可惜的是，由於當時風氣未開，因此讀者的反應並不熱烈。至 1920 年代以後，隨著人文環境的改變，及前人相關文章的累積，已有不少知識分子逐漸將月經視為一種正常的生理現象，並且從衛生的角度，對過去一些關於經期照護的陋習加以改變，其中尤以注重經期沐浴及新式月經帶的引入，與傳統觀念的差異較大。

由於中國居家用水取得不易，及傳統認為行經婦女不宜碰水的習俗，過去不少婦女並未注意經期清潔，從而導致許多婦科疾病。然而，隨著西方經期衛生觀念的引入，20 世紀以後，知識分子的認知漸有改變。從相關文章可以發現，雖然當時不少作者仍主張經期不應沐浴，但他們卻以變通的方式，鼓勵婦女在經期中局部清洗外陰部，並於月經後作全身沐浴。另外，月經帶的衛生與否，也是當時經期清潔所關注的焦點之一。過去，中國婦女多以陳舊的破布或粗糙的草紙，作為承接經血之物；由於吸收力欠佳，且未經消毒，

不僅使用上有其不便與不適，同時也有害健康。由於許多文章都鼓吹使用經過消毒的紗布或棉花，作為月經帶的材質，刺激了許多商人從這一波女性衛生的浪潮中發現新大陸。首先，是中國的產科醫院自行研發經過消毒的新式衛生布；其後，則有西方廠商所製造的舶來品，如 Kotex、Modess、TAMPAX 等加入競爭。在新式月經帶引入的過程中，不僅是材質及製作過程有所差異；更有別於傳統的，則是在雜誌上公開廣告，及在各藥房、百貨公司的販售行為。這些改變，是過去將月經視為禁忌的中國所不可能存在的。雖然這些新式月經帶在日後的推廣過程中，因受到價格的制約而無法普及，但卻在近代中國婦女史上烙下了鮮明的印象。正由於這些介紹月經知識者的努力，再加上商人的廣告促銷，因此至 1930 年代以後許多婦女雜誌在創辦之始，已經常將女性的經期照護列入其中。這些變化，使得月經這一話題在社會上，不再那麼難以啓齒。

綜上所述，近代中國婦女的生理衛生，其實經歷了一個由禁忌而逐漸走向公眾的過程。而在這個過程的背後，事實上是某些知識分子試圖藉著強國強種的觀念，透過雜誌等公開場域來介紹新的生理知識，型塑標準的婦女衛生觀念，並藉此來規訓中國婦女的身體，以期能塑造出健康的中國女性，從而為國族的強大創造一個可期的未來。<sup>203</sup>雖然這一過程走得並不是十分順利，然而月經之逐漸走出禁忌的囿圍，卻是不爭的事實。

---

<sup>203</sup> 有關規訓的觀念，參見 Michel Foucault 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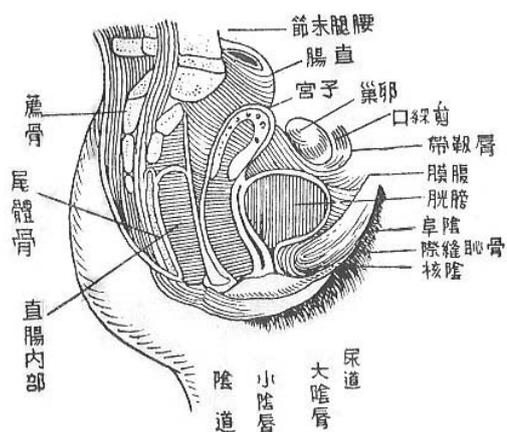


圖1、女子生殖器的解剖位置圖(1916)

※資料來源：萬青選，《男女婚姻衛生寶鑑》，頁24-25之間的附張圖片。



圖2、女子生殖器的解剖位置圖(1923)

※資料來源：味辛譯，〈女子之性的知識〉，《婦女雜誌》，第9卷第3期，頁117。

**夜半無人私語時**

▲意綿綿背後感三友

▲情切切當面贊郎君

我不幸，生為女子，每遇經期，潮濕可厭，襯紙粗硬，觸肌如刺。精神之痛苦，局外人不知也。

今承情郎在三友社購來女用藥棉，經濟合用，舒服萬分，感三友出品，造福女子，謝吾郎情切，體貼週微，他日信水復來，我可有恃而無憂了。

作者按：三友實業社之女用藥棉，直接有益衛生，間接足使兒童康健，女士既身受其益，應在親友前廣為介紹，俾女界同享幸福。

圖3、女用藥棉廣告

圖版來源：《婦女月報》，第1卷第4期(上海，1935.05)，封底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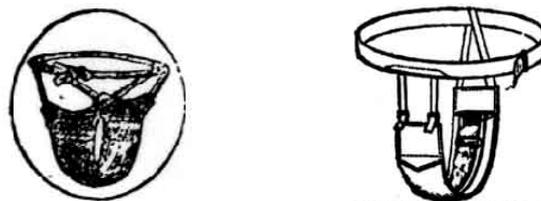


圖4、1920年代以前，美國與日本的月經帶

日本的Victoria Band

1902年美國的Venus Sanitary Protector

圖片來自<http://www.mum.org/beltjap.htm>

**廣 育 產 科 醫 院**

新 出

(改) (良) (女) (子) (衛) (生) (布)

本醫院係專門產科平時接收正產難產均能化險為夷診察兒婦各科無不詳細研究是以滬上薄負聲名至秘製各種靈藥亦已遠近馳名無庸贅述去冬又發明一種改良女子衛生布此布純川藥製消毒滅菌專備女子月經時及產後之用凡用此布可以衛生得免白帶痛經之患如向有此症亦得除根十年之後可使全國婦女一無痛經白帶之症矣但事經創始惜我年長之女同胞墨守舊習難免不見而駭怪惟望各界有學識之女子及平時講求衛生者試用提倡以期將來之普及每盒一元每打十元大盒兩元每打廿元受孕神丸每瓶一元二角每打十二元調經聖藥每瓶一元每打十元嬰兒清毒藥每瓶二角半每打二元五角保赤散每盒一元服法一切均詳仿單外埠郵費加一惠顧者請向上海馬立司孟納拉路陸家觀音堂隔壁弄內本醫院製藥所購取或向各大藥房購取不致有誤

圖5、廣育改良女子衛生布

※資料來源：《婦女雜誌》，第8卷第6期(上海，1922.06)，內頁廣告。

**一第爲全安**  
告勸生醫遵應生衛女婦



中國總經理上海北京路六四號美商高登洋行

每盒一打  
大小兩種

安全衛生第一要務。等健康。兒童。忽之家。數月經。多。少。不。衛生。安全。有。妨。礙。健康。隨。時。足。取。自。製。月。經。帶。有。科。泰。月。經。帶。出。現。時。應。及。時。更換。其。實。細。微。之。節。且。其。製。成。度。不。良。爲。人。覺。察。其。致。效。液。汁。五。倍。於。普通。經。帶。用。後。即。不。覺。其。臭。味。且。使。心。曠。神怡。用。時。又。能。除。臭。止。可。免。一。切。難。題。君。其。速。購。買。一。盒。各。大。藥。房。百。貨。公。司。均。有。出。售。

圖6、科泰月經帶廣告

※圖片來源：《婦女雜誌》，第14卷第5期(上海，1928.05)，內頁廣告。

**就醫生而問之**



醫生將曰「經期之中宜用「高泰絲」。此乃新式科學的衛生月經帶也。」故時下婦女。棄牛改用「高泰絲」。月經帶。不復再有損健康之自製月經帶矣。

「高泰絲」月經帶。質料最軟。其吸收液汁力。足能十六倍於其重量。用過即可棄去。(盒內附有指示方法。式樣合度。寬緊貼體。既感舒適。復難覺察。而且。隨時又可除臭。更免種種煩慮。

各大藥房百貨商店  
均有出售。單名便知。

**KOTEX**  
Sanitary Napkins  
中國總經理  
美商高登洋行  
上海北京路六四號

圖7、高泰絲月經帶廣告

※圖片來源：《婦女雜誌》，第14卷第7期(上海，1928.07)，內頁廣告。

**史黛慕**  
MODESS  
Johnson & Johnson

獻貢的服舒潔清生衛子女髦時於對

何等適意  
莫忘史黛慕



樣臣納生衛史黛慕

史黛慕是解放婦女因月事受舊時習慣的束縛。而得有舒服自由快樂的生活。

史黛慕的製法是用最易吸水性的質料。製成最柔軟的紗布與棉花。使婦女用之。有極適意的美感。史黛慕的邊是渾圓的。一面無吸水性。所以不致外洩。一面吸水性極大。所以莫愁經多。

史黛慕上面若撒一些維摩暗香粉。雖使衣篋不發氣味。暗香襲人。史黛慕與維摩暗香粉。各著名藥房均有出售。只要說史黛慕。他們就曉得。

圖8、Modess衛生衲廣告

※圖片來源：《婦女雜誌》，第10卷第8期(上海，1930.08)，內頁廣告。

**康福衛生棉衛生帶**  
COMFORT SANITARY NAPKIN & BELT



礙無又行而  
妨礙動于



過深更有生命之危險故在經期中對於選  
 擇月經吸收物不可不加注意  
 茂華製藥公司有鑒及此研究多年發明康  
 福衛生棉衛生帶此棉係用最新科學方法  
 對於婦女非特無絲毫之危險且有安全之  
 保證同時又有衛生帶助之故雖在經期中  
 可使不覺絲毫之痛苦用時不至沾污衣服

▲保全婦女生  
命安全

▲增進健康幸  
福

婦女之衛生問  
題以經期為最  
重要蓋在經期  
中若不細心維  
護不特不雅觀  
且子宮每易受  
毒因而百病發  
生有時因受毒

圖9、康福衛生棉衛生帶廣告

※圖片來源：《婦女雜誌》，第17卷第11期(上海，1931.11)，內頁廣告。

## 順利帶

新式衛生月經帶

我國婦女，所以未能如歐美女子之強者。因其不注意個人衛生之故。如月經來時。每不知如何處理。即其一例。蓋舊式女子之起。如月經來時。陰癢。子宮炎等。甚有終身不育者。種種病隨之而起。如白帶。不潔。務須注意清潔。尤當注意所用之經帶。我國婦女均用草紙。不知草紙乃由稻草破布所製成。其時用之。露大曠地。受其毒。微菌寄生。則不潔。且凡所製成之時。安能不受其毒。歐西婦女。則不然。月事期內。均用清潔棉布製成。此帶所以能為婦女歡迎者。蓋有下開之兩大原因。

(一) 形式合體而不太厚

(二) 二面用特別吸水之消毒棉花。中夾一層不透水之棉布。故兩面可用。雖在水裏。特別之吸力。而且輕軟。佩用之後。雖歷數小時之久。並不變形。

家用裝盒十二條。每卷六條。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認明士牌為正。順利帶及消毒藥棉與紗布之標誌。

衛生藥棉出品公司精製  
獨家經理

英老晉隆洋行有限公司



圖10、順利帶廣告

※圖片來源：《婦女月報》，第1卷第6期(上海，1935.07)，封底廣告。



## 徵引書目

### (一) 史籍與醫書

1. [漢]司馬遷撰，[劉宋]裴駟集解，[唐]張守節正義，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史記三家注》，臺北：鼎文書局，1981。
2. [隋]巢元方著，丁光迪主編，《諸病源候論校注》，北京：人民衛生，1988。
3. [唐]王冰注釋，《黃帝內經》，台北：臺聯國風，1984。
4.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藥方》，台北：宏業，1995。
5. [宋]陳自明編輯，[明]薛己立補註，《校註婦人良方》，台北：宇宙醫藥，1962。
6. [宋]薛古愚，《薛氏濟陰萬金書》，上海：上海科學技術，2004。
7. [明]朱橚等編，《普濟方》，北京：人民衛生，1959。
8. [明]李時珍原著，陳貴廷主編，《本草綱目通釋》，北京：學苑，1992。
9. [明]孫一奎撰，凌天翼點校，《赤水玄珠全集》，北京：人民衛生，1986。
10. [明]陶本學，《孕育玄機(點校本)》，上海：上海科學技術，2004。
11. [清]合信氏著，[清]管茂材同撰，《婦嬰新說》，海口：海南，2000。
12. [清]佚名，《天津一月記》，收入中國史學會主編，《義和團》，上海：神州國光社，1951，第二冊。
13. [清]汪啓淑，《水曹清暇錄(點校本)》，北京：北京古籍，1998。
14. [清]張之洞撰，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石家莊：河北人民，1998。
15. [清]溫世霖，《崑崙旅行日記》，天津：天津古籍，2005。
16. 《(光緒)鄭縣志》，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光緒3年(1877)刊本。
17.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史組編，《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近代之部)》，北京：中華書局，1959。
18. 李零主編，《中國方術概觀·房中卷》，北京：人民中國，1993。
19. 馬繼興，《馬王堆古醫書考釋》，長沙：湖南科技，1992。
20. 姚靈犀編，《采菲錄》，上海：上海書店，1998。

### (二) 雜誌與報刊

1. 文潔，〈從行經到生產〉，《婦女雜誌》，第4卷第8期(北京，1943.08)，頁32。
2. 王葆琦，〈論月經非成胎之要素〉，《婦女醫學雜誌》，第4期(蘇州，1928秋)，頁5。
3. 右，〈婦女最應注意的事〉，《婦女雜誌》，第1卷第2期(北京，1940.10)，頁60-61。
4. 白雲，〈月經與婦女犯罪的關係〉，《婦女世界》，第2卷第2號(廣州，1942.02)，頁18-19。
5. 亦可，〈女子浴室普及運動芻議——二萬萬女性清潔問題〉，《中國婦女》，第1卷第12

- 號(上海, 1940.11), 頁12-13。
6. 吳香圃, 〈婦科條解〉, 《國醫正言》, 第7期(天津, 1935.12), 頁30。
  7. 呂木蘭, 〈看媽祖遶境, 想起性別歧視〉, 《中國時報》(台北), 2007年05月03日, A19版。
  8. 沈少卿, 〈月經(續)〉, 《中華白話醫學報》, 第5期(上海, 1913.06), 頁7。
  9. 沈芳, 〈婦女衛生談〉, 《婦女雜誌》, 第1卷第1號(上海, 1915.01), 頁2-3。
  10. 汪秋允, 〈女子天癸非月經說〉, 《婦女醫學雜誌》, 第1期(蘇州, 1927冬), 頁2。
  11. 貝雲, 〈月經期的衛生常識〉, 《婦女雜誌》第5卷第9號(北京, 1944.09), 頁47。
  12. 叔子, 〈婦人之衛生〉, 《婦女雜誌》, 第4卷第7號(上海, 1918.07), 頁1。
  13. 周樂文, 〈女子性的刺激與子宮出血之關係〉, 《婦女世界》, 第2卷第2期(北京, 1941.02), 頁57。
  14. 松山亥三椎著, 黃佩華譯, 〈處女時代之衛生〉, 《婦女雜誌》, 第1卷第2-3期(北京, 1940.10-11), 頁50。
  15. 珍三, 〈關於婦女生殖部分的衛生常識〉, 《婦女雜誌》, 第14卷第9號(上海, 1928.09), 頁31。
  16. 孫家壽, 〈婦女衛生〉, 《婦女月刊》, 第1卷第2號(上海, 1942.06), 頁36-37。
  17. 徐亞生、潘璿, 〈女子嫁前的健康問題〉, 《婦女雜誌》, 第15卷第10號(上海, 1929.10), 頁19-21。
  18. 晏始, 〈女子的性的知識〉, 《婦女雜誌》, 第9卷第3號(上海, 1923.03), 頁46。
  19. 真和, 〈月經之衛生〉, 《婦女雜誌》, 第4卷第12號(上海, 1918.12), 頁5。
  20. 培華, 〈女學生的家庭狀況〉, 《婦女雜誌》, 第11卷第6號(上海, 1924.06), 頁1085。
  21. 畢霞, 〈論經期中的衛生〉, 《婦女雜誌》, 第15卷第8號(上海, 1929.08), 頁21-22。
  22. 莎勃麗原著, 景遜譯, 〈婦女衛生新論〉, 《婦女雜誌》, 第10卷第1號(上海, 1924.01), 頁270。
  23. 巽, 〈月經時應注意的事項〉, 《婦女雜誌》, 第1卷第3號(北京, 1940.11), 頁41。
  24. 集廷, 〈姑娘們應當曉得的月經問題〉, 《醫潮》, 第2卷第2期(南京, 1948.10), 頁2-3。
  25. 敬仁, 〈月經的障礙及其處理法〉, 《婦女雜誌》, 第13卷第9號(上海, 1926.09), 頁49。
  26. 萬濟華, 〈女子月經非天癸說〉, 《婦女醫學雜誌》, 第2期(蘇州, 1928春), 頁13。
  27. 董志仁, 〈衛生講話：個人衛生·婦女〉, 《醫藥衛生月刊》, 第7期(杭州, 1933.02), 頁21。
  28. 趙晦堂, 〈論婦人生血之因〉, 《國醫正言》, 第2期(天津, 1934.09), 頁31。
  29. 劉秀蘭, 〈月經之生理的解釋〉, 《婦女雜誌》, 第10卷第5號(上海, 1924.05), 頁850-852。
  30. 劉松林, 〈論婦人生血之原因〉, 《國醫正言》, 第1期(天津, 1934.06), 頁1。
  31. 劉紹庭, 〈婦女經病論略〉, 《國醫正言》, 第2期(天津, 1934.09), 頁39。
  32. 摩休爾著, 吳興業譯, 〈健康與婦女運動〉, 《婦女雜誌》, 第9卷第11號(上海, 1925.09), 頁1501。
  33. 擇誠, 〈月經〉, 《婦女雜誌》, 第2卷第7號(北京, 1941.07), 頁56。
  34. 瞿鈞, 〈婦人之衛生雜話〉, 《婦女時報》, 第4號(上海, 1911.09), 頁17-29。

35. 瞿鈞，〈婦女之衛生一斑〉，《婦女時報》，第3號(上海，1911.08)，頁20-27。
36. 瞿鈞，〈調查婦女月經啓〉，《婦女時報》，第16號(上海，1915.02)，頁84-85。
37. 羅嵩翰，〈月經及月經時之攝生法〉，《醫學週刊集》，第3卷(北平，1930.04)，頁86。
38. PL，〈我家的經濟狀況〉，《婦女雜誌》，第11卷第7期(上海，1924.07)，頁1273-1274。
39. TS，〈我家的經濟狀況〉，《婦女雜誌》，第11卷第7期(上海，1924.07)，頁1270。
40. Robinson, William J. 原著，味辛譯，〈女子之性的知識〉，《婦女雜誌》，第9卷第3號至第9卷第9號(上海，1923.03-09)。

### (三) 專書

1. 何小蓮著，《西醫東漸與文化調適》，上海：上海古籍，2006。
2. 李文海主編，《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城市(勞工)生活卷》，福州：福建教育，2005。
3. 周敘琪，〈一九一〇～一九二〇年代都會新婦女生活風貌——以《婦女雜誌》為分析實例〉，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6。
4. 杭州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杭州工商史料選》，杭州：浙江人民，1988。
5. 林惠祥，《文化人類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
6. 洪秀越編著，《妊娠與育兒》，上海：世界書局，1934。
7. 高誦芬、徐家禎著，《山居雜憶》，海口：海南，1999。
8. 張志斌，《古代中醫婦產科疾病史》，北京：中醫古籍，2000。
9. 郭人驥、鄺人麟合著，《女性衛生》，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
10. 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北京：人民教育，1961。
11. 萬青選，《男女婚姻衛生寶鑑》，上海：進化社，1916初版，1935第四版。
12. 萬建中，《禁忌與中國文化》，北京：人民，2001。
13. 趙洪鈞，《近代中西醫論爭史》，合肥：安徽科學技術，1989。
14. 劉仲冬，《女性醫療社會學》，臺北：女書文化，1998。
15. 蘇儀貞，《女性養生鑑》，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
16. Bullough, Vern L. & Bonnie Bullough 原著，戚堅衛譯，《性態度：神話與真實》，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
17. Cohen, Paul A. 著，杜繼東譯，《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南京：江蘇人民，2000。
18. Foucault, Michel 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2。
19. Graves, William P. 原著，孔美恪等編譯，《葛氏婦科全書》，上海：中國博醫會，1930。
20. Kramer, Klaus 等著，江帆等譯，《歐洲洗浴文化史》，海口：海南，2001。
21. M·艾瑟·哈婷著，蒙子等譯，《月亮神話——女性的神話》，上海：上海文藝，1992。
22. Buckley, Thomas and Gottlieb, Alma, eds., *Blood Magic: The Anthropology of Menstru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23. Delaney, Janice, Lupton Mary Jane & Toth Emily, eds., *The Curse: A Cultural History of Menstruation*,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INC, 1976.
24. Dikotter, Frank. *Sex,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a: Medical Sci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 of Sexual Identities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25. Furth, Charlotte. *A 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 960-1665*,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26. Ogle, Maureen. *All the Modern Conveniences: American Household Plumbing, 1840-1890*,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27. Palmer, Bachel Lynn and Greenberg Sarah K. *Facts and Frauds in Woman's Hygiene: A Medical Guide Against Misleading Claims and Dangerous Products*, New York: The Vanguard Press, 1936.

#### (四) 論文

1. 朱法源，〈從族國到國族：清末民初革命派的民族主義〉，《思與言》，第30卷第2期(台北，1992.06)，頁7-38。
2. 李貞德，〈漢唐之間求子醫方試探——兼論婦科濫觴與性別論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集刊》，第68卷第2期(台北，1997.06)，頁283-367。
3. 李貞德，〈漢唐之間醫方中的忌見婦人與女體為藥〉，《新史學》，第13卷第4期(台北，2002.12)，頁1-35。
4. 沈松橋，〈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8期(台北，1997.12)，頁1-77。
5. 沈松橋，〈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兼論民族主義的兩個問題〉，《政治與社會學評論》，第3期(台北，2002.12)，頁49-119。
6. 沈松橋，〈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3期(台北，2000.06)，頁81-158。
7. 周春燕，〈清末中國城市生活的轉變及其衝突——以用水、照明為對象的探討〉，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8. 翁玲玲，〈漢人社會女性血餘論述初探：從不潔與禁忌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7期(台北，1999.08)，頁107-147。
9. 張哲嘉，〈《婦女雜誌》中的「醫事衛生顧問」〉，《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12期(台北，2004.12)，頁145-168。
10. 黃克武，〈從申報醫藥廣告看民初上海的醫療文化與社會生活，1912-191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期下冊(台北，1988.12)，頁167-168。
11. 蔣竹山，〈女體與戰爭〉，《新史學》，第10卷第3期(台北，1999.09)，頁159-185。
12. 白露(Tani E. Barlow)原著，苗延威譯，〈有所需求：一九二〇年代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女性〉，收入游鑑明、羅梅君、史明主編，《共和時代的中國婦女》，台北：左岸文化，2007，頁205-254。
13. Furth, Charlotte. "Blood, Body, and Gender: Medical Images of the Female Condition in China, 1600-1850," *Chinese Science*, 7(1986), pp. 43-46.

## Coming out of the Taboo: Menstrual Period Hygiene of Women in Modern China, 1895-1949

Chou, Chun-yan

Postgraduate,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Monthly menstruation is seldom mentioned in society in traditional China except for brief records in the medical books. In modern China due to the decline of the national situation, the intellectual class gradually perceives from the evolutionary theory the idea that “strong nations need strong people”, and greater attention is give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emale body and the national race. Consequently, menstruation, which was viewed as an area of women health by the traditional medical books, has become a topic of conversation among people. Following the transmission of Western gynecology knowledge to the East, as well as the appearance of female magazines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and the entry of Western medical knowledge on menstruation through these magazines, the concept of meridians and vigor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being challenged day by day. The menstruation knowledge that is introduced in these magazines approaches the issue from the basis of anatomic physiology, and provides the opinion that menstruation is a normal physiological phenomenon, and is neither unclean nor evil. Furthermore, due to the inconvenience of using water in traditional China, and the fact that Chinese medicine asserts that during the menstrual period “cold conditions should be avoided”, many women do not bathe during their menstrual period. On the other hand, Western medicine views the matt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eventing infection, and encourages women to clean their genitals. In addition, women in traditional China mostly use rags and rough straw paper to collect the menstrual blood, but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menstruation products from the West, such a situation is starting to change.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1920's, improved menstrual cloth that had been sterilized began to be seen in Shanghai and Hangzhou. Towards the end of the 1920's new sanitary pads were seen in Shanghai that emphasized manufacturing through scientific methods and that were recommended by doctors, and which could be inserted. Although these new menstruation products provided a more comfortable and safer choice for women in Chinese society, they were not used widely due to their high prices. Rather, it was the menstrual pad made from rubber and using fixed fabric or cotton that met the requirements of more women, due to its advantages of being washable and recycled for use, and it was the common recommendation of most magazines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period. In conclusion, following the introduction of menstruation knowledge by modern magazines, and after the entry and public sales of new menstruation products, the taboo attached to menstruation in the past has been gradually eliminated, and it is now a topic of conversation among the public.

**Keywords: menstrual period hygiene, the evolutionary theory, female body, national race, sanitary napkins, bath**

